

0012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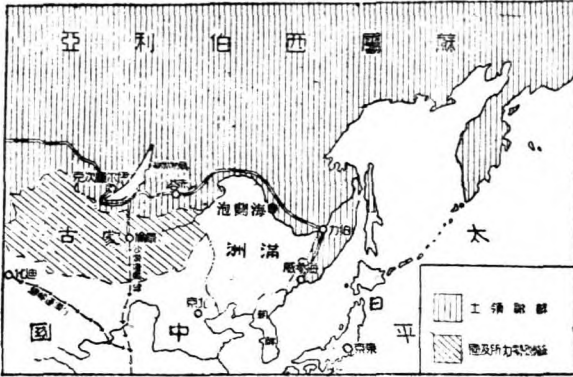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發行



每册售價一角五分

第 87, 30, 10, 7 期七十八第 卷一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遠東蘇聯形勢圖，海參崴，北冰洋，阿拉斯加灣，重要根據地。

# 遠東紅軍之實力及其現狀

君平

紅軍之增兵遠東已由自衛性質的防禦一變而為侵略性的發展了。但紅軍在遠東之人力與物力皆不足以達到自力謀存之地位，仍須仰給於歐蘇。

一九三五年一月全蘇維埃大會舉行第七屆會議時，前「杜柯哈雪夫斯基」將軍曾對蘇俄增加遠東駐軍以應付緊張之情勢有所聲明：「一九一四年，德軍在六七天之內將六師團之兵力由法國前線上移調到東普魯士。其後，在十天或十五天之內，將全線之軍隊由此戰線移調至另一戰線。但是在我國內，情形與此迥異了，甚至在各國內各重要地方迅速移調大批軍隊，亦頗為困難。因此之故，我們必須允許駐在東西兩國境內之軍隊各自審察其所處的地位，各自單獨行動。」

蘇俄東西兩方國境相距約有一萬公里，蘇俄對此遙遠的國境必須與以保護。同時，因為蘇俄政府對於迎擊敵人採取的政策是用三倍於敵軍的兵力應付之，蘇俄自然需要嚴備東西兩方國境。蘇俄增兵遠東國境的基本原因就在這裏。

自衛性質的軍事準備如超過一定限度以外，就要變成侵略性質的軍備了。紅軍之繼續向遠東增兵已由自衛性的防禦變為侵略性的進步了。這與日本同滿洲國均有很大的關係。日蘇於本年四月間簽定的中立條約是日蘇兩國關係進步的表徵，但日本對於紅軍的注意並不因此稍減。

與德國開戰後的蘇俄在遠東方面仍保持其強大的兵力。自德蘇戰爭開始後，遠東成為全世界注視之焦點，此與以往迥然不同，因為海參崴之在遠東久已認為是美國援蘇政策的輸送路。蘇俄在過去曾耗費十年之久的長期間促使遠東駐軍達到了目前的準備階段。在蘇俄革命以後，遠東並無正式駐軍；甚至在一九二二年蘇俄合併遠東各地之時，紅軍之勢力仍屬有限。自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以後，紅軍在遠東之駐兵始顯增加。根據美國報紙所載以及美國陸軍方面之確信，在德蘇戰爭開始之前，蘇俄在遠東之陸軍增加到二十四個師團，騎兵增至十一個師團，坦克車增至十一個大隊，空軍增至十個大隊。此處應特別注意者，紅軍每一師團的實際數目約等於兩個師團；其大部分武器均屬機械化。

紅軍在遠東實力之變遷既如上述，目前遠東紅軍已發展至獨立的軍隊的地位，總數至少有七十萬人，配備着二千輛坦克車及相當數目之飛機。遠東紅軍是否有一部分已移至西部戰線，尚不可知，但吾人可推想紅軍在遠東之實力並不因德蘇戰爭之激烈而稍形減弱。

紅軍在遠東之駐軍大部分分散於海參崴，哈巴洛夫斯克(伯力)，以及布拉哥尼士辰斯克(海蘭泡)三個重要地方。此外，蘇俄在太平洋上的艦隊係以海參崴為根據地。其艦隊包括一百艘潛水艇，及驅逐艦和魚雷艇。蘇俄既以建造強大軍備為其政策，故計劃在海參崴擴大海軍實力。但因德蘇戰爭之爆發，此計劃祇得暫時停止。

海參崴沿岸防務甚堅，其城市亦有三師團之空軍及摩托車部隊為之保護。在海參崴與伯力之間的許多城市，均設有陸軍司令部；至於大批軍隊則集中於蘇滿國境。據一般的推測，以海參崴為中心的駐軍至少約有十個師團。

遠東紅軍的總司令部是設在伯力，主力部隊亦駐在該處。伯力的防務是十分鞏固的，相當於西部戰線上的斯塔林線。伯力的城市有軍事機關，陸軍學校，並有二十萬兵士，配備着各種各式的大砲，坦克車，和飛機。至於海蘭泡是蘇俄在遠東的要衝，該處及其北部之城市均有陸軍及機械化部隊。

在質的一方面講，遠東紅軍也不是貧弱的。試想蘇俄政府連續的三個

五年計劃的目的，就在保護其東西南方的國境。蘇俄不獨移駐大批軍隊於遠東，並用盡一切力量以建造大規模的供給地。在蘇俄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對於遠東之開發特別努力，目的就在增加生產力。但是，由於現狀看來，蘇俄在遠東之軍隊欲達到自給自足的地位尚需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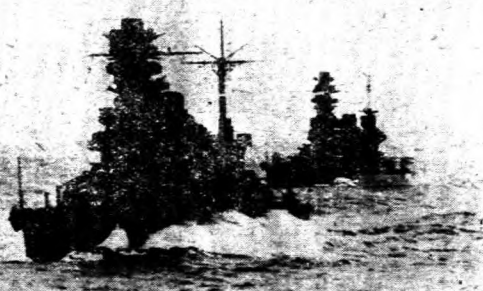
第一，蘇俄在遠東駐軍的基本問題是人口的來源。根據一九三九年一月的人口調查，蘇俄在遠東之人口總數是二、三三〇、〇〇〇，散佈於二、七七〇、〇〇〇平方公里的面積上。所以，蘇俄欲維持獨立的遠東駐軍，在人力上是受着限制的，而大部分的人力必須從蘇俄的歐洲部分運輪過來。

此外，供給飛機，坦克車，載重汽車，以及裝甲車所用的石油僅出產於庫頁島的北部，每年產量為四萬噸至五萬噸。因此，遠東燃料絕不能供給紅軍的需要量。一九三四年，由蘇俄歐洲部分輪至遠東的石油竟達二十六萬四千五百噸。爲了供應遠東的石油需要量，此外，蘇俄每年自美國輸入大批的石油。

現在蘇俄國內的產油量較之一九三四年的產量增加了一倍。同時，遠東紅軍的數量亦增加了三倍，遠東蘇維埃區內人民消耗石油的數量亦大爲增加。爲了這種原因，蘇俄國內的石油產量僅足供給遠東方面需要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由於蘇俄軍隊之趨於機械化，蘇俄的重工業愈形重要。但蘇俄在遠東的重工業仍然很薄弱。自一九三五年以來，蘇俄着手在「柯摩索穆斯克」建造大規模的鍊鐵廠。在機械工業方面，僅能從事於修理的工作，還不能製造機器。造船工業在最近數年內雖然有顯着的進步，但仍不能建造駛行海上的大型船隻。

在食糧方面——西伯利亞東部包括在內——僅僅出產穀類，每年約有六十萬噸之產量。事實上，遠東區域的穀類消耗量每年達到一、一三〇、〇〇〇噸。其不足之數量則由蘇俄國內各地補充之。由上述看來，蘇俄在遠東區域內自給自足的能力仍然是很薄弱的。

使情勢更爲不利者則爲鐵路運輸之不便。由蘇俄歐洲部分到西伯利亞西部僅有一條西伯利亞鐵路。所以，遠東紅軍遠方的輸送和供給的根據地是很脆弱的。遠東紅軍的實力雖然超出一個普通國家的常備軍且成爲獨立的戰鬥團，但是從人力與物力



△ 遊 弋 於 本 日 上 海 之 本 日 艦 隊

看起來，遠東紅軍仍須仰給於蘇俄的歐洲部分，同時，西伯利亞鐵路如在戰時被敵國破壞，必定給與紅軍以致命的打擊。爲此，蘇俄已開始另行敷設一條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平行。此種偉大之計劃何日克告完成，實難預言。

所以，目前紅軍在遠東的實力可謂已經達到最高峯。值此德蘇戰爭方在進行之中，遠東局勢如不發生變化，駐於遠東之紅軍或將漸漸抽調於西部戰線，固屬可能之事。從現狀看來，蘇俄對於遠東駐軍的實力，仍當竭力保持其不變。如德蘇戰爭延長下去，國際情形發生變動的時，駐在遠東之紅軍勢必不能長此保持原狀，必定增強或減弱。將來一切事實的演進，皆以蘇俄的戰爭趨勢爲轉移，目前不必徒作過早之推想。

# 吾友

第一卷第八十七期  
卅年十月十七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雜誌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 本期要目

日本東京中央氣象台觀測日  
蝕並攝影之狀(封面)  
遠東紅軍之實力及其現狀  
美國人的氣質  
觀燕影「楊貴妃」後  
話劇並不是「還玩藝兒」  
敬告「燕影」諸君  
自由與規律  
閒話月圓  
我的理想  
漫談友  
熄滅的星火  
藍色的帶章  
思維的藝術

# 美國人的氣質 吳之華

紐約是世界上住着猶太人最多的都市。而且，除了柏林它是德國人最多的都市，除了羅馬它是意大利

## 雜居者相異人種

羅斯福大總統是來自丹麥的移民，郝爾長官是英國的移民，莫根索財閥是猶太人，維耳基的祖先是德意志的移民，這是人所共知共曉的事實。

## 有五十四種語言

色人種，日常應用五十四種語言。每週，每月所發行出版的雜誌，按著五十八種文字而分類，還有，每日突破一千二百種的外國新聞紙，而以三十一種的不同語言編輯著。下列統計雖然是稍舊了一點，但確是美國正確的人種構成情形（一九三〇年調查）

然而，在美國人口一億三千一百四十萬零九千八百八十一人中，所謂構成美國市民優秀基幹的盎格魯撒克遜系民族，不知道什麼時候減下到百分之五十，就是當時的美國人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所謂人種展覽會場的芝加哥，百分之三十五的市民都是外國生的，僅以主要的人種來說吧：  
亞西利亞人，保米亞人，笑路阿其亞人，猶太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希臘人，荷蘭人，匈牙利人，英系猶太人，愛沙尼亞人，挪威人，丹麥人，波蘭人，俄國人，斯羅維亞人，賽耳比亞人，瑞士人等……此外還有二十種類之多。

於美國全土雜居著三十五種異

## 北歐人的移民

### 在哥倫布以前

最初來到美洲大陸的白人，並非是哥倫布，乃是北歐人。這大約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一九四二年前以來的五十年。

北歐人與美洲印地安人的初次會面，據傳說是爲了北歐人於船中來餵一匹牛的關係而被妨害了。原

## 專載

# 重慶政府窮迫之實狀 與希望美國援助之迷夢

旅鮮華僑鉅子鄭維芬氏談話

近據旅鮮中華商會聯合會總務鄭維芬氏發表談話，對於重慶政府現狀，揭露無餘，足爲渝府因窘之寫照爰將原文披露如次，以供國人參考。  
最近由重慶脫出之中外人士，異口同音謂：此時抗日大本營之重慶，因遭受日空軍之連續襲擊，已化爲廢墟，完全變成荒涼慘慘之死都，此爲世人所共知。

重慶之重要建築物，多被炸毀，所有政府機關，民間房屋，盡成瓦礫，木屑舞於空中，僅餘廢墟，機關等於落雨日，均揮傘辦公，其悲慘可想而知。每遇空襲警報時，官民均爭先恐後遁入防空壕內，如六月五日，所發生使人驚駭之案件，據確報，當時有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名，立即墮死，其中上級將官三十名，中級將官七十名，下級將官一百二十名，其他要人數百名，亦均與難民同時墮斃，重慶人心驚駭萬狀，物資之缺乏，物價之騰昂，致令哀鴻載道，現在不但民衆紛紛逃出，即文武官員，亦苦心焦慮，圖謀逃生。

最近重慶政府農林部長陳濟棠，慌亂飛機由重慶逃出，並於八月二十日，在香港發表重慶最近窮迫已成世間地獄之言論如左：  
「因日空軍之連續轟炸，公務員均避於防空壕內辦公，以日夜生活於昏闇之豆油燈下，致患眼疾者，日加一日，余在此二年間，亦遭眼疾，幾至失明，不堪重慶生活之痛苦，遂奪命脫出，日前物資益加缺乏，尤以食糧最爲不足，日日以稀粥果腹，余決無意再返重慶，寧入空門以了餘生」。

陳濟棠原與白崇禧，李宗仁，並稱爲西南軍閥，和政界巨頭，曾有「廣東王」之稱。  
因重慶之實況如斯頹危，抗戰力喪失殆盡，氣息奄奄，致使英美蘇亦爲之驚駭不置，英美蘇最近在俄都莫斯科召開之會議，竟不令重慶政府參加，對於蔣府面子，實極難堪，因之重慶要人，莫不極端狼狽。

重慶政府財政異常混亂，已呈破滅狀態，試觀孔祥熙所發表之民國三十年度之預算，統計歲收爲五億元，其新發之公債，逾二十五億元，但最近之重慶政府公債，人民購買者絕無，遂異想天開，以強迫手段，令華僑及國內資產家承購，所以民衆怨聲載道，重慶政府已成衆矢之的，然重慶政府露出窮若千，如將事實道出，定使人瞠目結舌，因其歲入只五億元，歲出則多至六十億元，其不足額，既如斯之鉅，乃逐日濫發公債與法幣，以圖彌補，此爲何等悲慘之財政現狀。

然而，歐洲人從這裏起，正式開始了美洲的探險，以及印度、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等處。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等，紛紛在此地建立了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後來都成為了獨立的國家。這就是美洲的歷史。

### 樞軸國之勢力 是金元王國之煩惱

此種特別加意注重的五大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佔有極大的勢力。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這五個國家，在世界上，都佔有極大的勢力。這就是樞軸國。

### 在民族的坩堝中 如何的溶化沸騰?

無論怎樣說，新美洲的「美國」是正在形成的。這是由於各種因素的溶化，而形成的。這就是美國的民族。

解放的宣言，從此打起了近幾十年來，美國人生活上的基礎。這是由於美國人的奮鬥，而形成的。這就是美國的民族。

然而，現在的美國，確是將此三種人種溶化在一起的民族。這就是美國的民族。

青花公子，小少爺，年輕的美貌，正直的，親切的美麗，現在都在被切實的張感

對於法幣一項，過去已蓋發至一百二十億元，目前更肆行蓋發，每月向國際發出四億至六億元之譜，因此物價飛騰，國外匯兌跌跌無定，混亂已極，遂顯出金融之通貨膨脹現象，財政經濟之一塌塗地，莫由整理，如此崩潰沒落之前夜，實為重慶政府現狀。

重慶政府狀態之紊亂，已昭昭在人耳目，所以近來華僑亦不信任之，各地遂起猛烈之反滿運動，主張即日放棄抗日，實現全面和平，並極端贊同汪精衛主席所倡之東亞同盟「三主義」，其絕對支持汪主席之氣勢，日盛一日，此實至堪欣慰之現象，華僑等尤先分析解友邦日本之真意，及實力，更主張宜遵照外交孫總理遺訓，實現中日協力，邁與復興東亞前途之道路，此舉由奧亞立場觀之，殊不勝欣慰之至。

至於重慶政府所宣傳之美國對蔣援助一層，乃屬放煙幕彈，係自欺欺人的把戲，這種把戲，不過僅為欺騙民衆，麻醉民衆，實際上絕不能獲得美國之援助。

美國對重慶政府，向持壁上觀態度，近見渝府醜態暴露後，美國對東亞問題，亦希望與日本提攜協力，此為確實之真相，美總統羅斯福，對於一切遠東問題，那無異神人說夢，吾敢斷言，所謂美國之援蔣，實屬荒唐迷夢。

余係一華僑長年居住海外適時國際情勢，然余之鄉里與美國父老為廣東中山縣人，故抱有熱烈之愛國心，未敢動重慶要人，即刻奮起努力，實現全面和平，與南京國民政府合流，一致協力復興新中國，建設東亞新秩序，俾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得登樂土，以安定國父在天之靈。

# 觀燕影「楊貴妃」後

談話劇的題材和編製

·文劍英·

北京是文化城，也是話劇運動的發祥地，所以對於一個話劇的上演，總是以一種極端期待和歡悅的心緒來相迎的。事變以後，古城的話劇空氣，銷沉得令人難堪，除了幾個學校的同學，偶而表演幾齣為自己開會欣賞的話劇之外，碩果僅存的業餘劇團，只有「北京劇社」一個，然而也因種種困難，不能時常演出，所以聽說燕京影片公司的同人籌組燕影業餘劇團出演話劇，每個古城的話劇愛好者自然無不極端歡迎，而且為他們祝福的。他們的籌備已經見諸事實，在二十四日的下午終於假吉祥戲院與古城的觀衆相見了，個人也抱着極端期待的心情，在那裏坐了四個鐘頭，爲了愛護話劇運動，爲了愛護燕影劇團，不能不有幾句話和劇團諸朋友及古城愛好劇的諸同好，一加商榷。

燕影劇團這一次出演，平心而論不算容易，然而平心而論成績也確不能令人滿意。不能令人滿意的原因自然很多，但編劇方面尤其該多負責任。所謂「編劇方面」者，至少包含題材選擇，和劇本寫作兩件事。現在就就這兩件事，和大家略加討論。

第一、我們談談題材選擇的問題  
選擇一個戲的題材，自然應該有他的意義，其意義自然脫不了「時」地」對牠應有的要求。可是也正因爲「時」地」的關係，便不能不受時地的相當影響，這在作家方面自然是可以稍加原諒的。可是，這種原諒，也有其限度，不能說藉口時

## 編者的話

自燕京影片公司同人所組織之燕影業餘劇團假吉祥戲院演出其自編古裝話劇「楊貴妃」後，各方讀者來函批評之人甚多，茲爲不負讀者雅意，並願燕影劇團提倡話劇之苦心起見，特選出數篇，作爲代表發表，以供讀者，話劇界，及燕影諸同人參考。  
(編者)

地關係，劇團方面就可隨便選擇一些沒有上演價值的東西，來向觀衆索責。燕影劇團選擇了「楊貴妃」一個幾乎中國盡人皆知的歷史故事作題材，搬上舞台，在衡量戲劇題材的意義上講，真是找不出多少理由來。在燕影諸君的宣傳說，因爲拍攝電影不成，所以以話劇形態問世，好使影片公司諸表演員的多日努力，不至於完全埋沒，然而就因爲滿足這些位做着明星夢的演員的欲望，就輕輕易易將這種沒有什麼意義的戲劇題材向觀衆提供，實在是不能不令人可惜的事。這倒不是說凡歷史上盡人皆知的事，都不足以成爲話劇題材，乃是說像楊貴妃那樣歷史上了不起備的故事，實在沒有成爲話劇題材的必要，除非編劇者有絕大把握，從歷史故事中抽露出時代意識來，或者能掘出歷史上遺漏的史實，對歷史加以補充或訂正，或者站在時代的觀點上，有推測歷史的新觀念新意識產生，使觀衆從歷史的錯誤觀念禁錮中，獲得新的認識和新的解放。最近還有一些古裝片了流傳全國，在電影本身，已是一

種可哀的現象，但我們對之未曾加以極嚴酷的批評，就在他們循乎向這方面努力，而且也真正達到了一點目的。雖然如此，我們仍舊是反對這種古裝電影的。而燕影劇團這次選取這個題材，又是什麼意義呢？是補充或訂正歷史，將史實的資料擴大，送給觀衆以新的歷史事實呢？還是推翻歷史定論，對於這種史實重新加以估定，給牠以新的意義呢？假若是爲了前者，則勇氣誠然可嘉，然而我們相信就以專門從事於史學研究的人，也不敢有這種嘗試。這是史實考據的一個問題，一種最艱鉅的學術工作，以燕影此次編劇人的學問立場看來，實在有點過於艱鉅的。假如是爲了後者，則不但我們應該問對於推翻一件歷史定論，對於民族思想有沒有益處，不應該去做，同時於代替這個歷史定論的新意識，也必須問問是不是真正值得擁護，真正值得提倡，以我們自己的觀察，是不是能够發現並加以開發的。從這次燕影出演的劇本看來，燕影劇團選取這個題材，似乎並沒有經過什麼考慮，對這兩方面也都沒有什麼思想，祇不過爲了輕而易舉，利用燕京影片公司近幾月來的一點社會聲譽，及物質設備，作一次獵取金錢的冒險而已。其歸於失敗自然不是偶然的。所以從燕影這次選取題材的事上，可以給我們文化人一個很大的教訓，一件文化工作，必須要多用用思考，各方面詳加計慮，才能不至於有所遺憾，想獲得成功，是更須各方面加努力的。

第二、讓我們談談劇本寫作的問題  
一個戲劇，有了適當的題材是戲劇有了中心的骨幹，但還不能算爲已足，必須將這個題材，運用藝術的手段，加以編製，剪裁，修飾，使極有暗示性地呈現在觀衆眼前，才能够算一個劇，也才能够值得上演。所以劇的題材儘管多，題材的內容儘管好，若編製的手段拙劣，剪裁修飾的能力不足，多麼好的題材也無濟於事。我們前邊已經說過，燕影這次選取「楊貴妃」這個故事作話劇題材，已經是很令人可惜，但假若寫作劇本的

人，稍微有點思想問題，寫作能力也稍微有點藝術的技巧，或者可以稍稍補這種題材上的缺陷，但不幸寫作劇本的人並沒有這種能力，才將一個本來就缺乏上海價值的題材，越發表現得沒有意義了。別的事情不論，就以話劇的生命，劇中人的對話而言，寫劇人就沒有能力來理，不但說出來的話不能表現一點思想，就是偶有一兩句稍微有點思想的話，也不能把牠用技巧延續下去，加以發揮，所以有的時候，彷彿一個人在那裏發牢騷，有的時候又彷彿一個人在那裏背一句文，明格言，有時候則竟說上言不達下語，或者呆若

無話可說了。所以，對於台上的幾位演員，台下觀衆都爲他們着急而又可憐，多麼有天才的演員到台上，却不能給他們話說，多麼有天才的演員，也只好束手無策了。這種原因，一方面是編劇者在劇裏沒有樹立一個中心思想，使每一演員的話語動作，都能直接間接對那個中心思想加以闡發，一方面也就是編劇者學識能力不足，(想我這樣不客氣的說)，不能夠遂心所欲將一個思想加以技術的發揮。因之偌大一個故事，分了六幕演出，每一幕却僅僅佔十幾分鐘工夫便算完了。提起中心思想，真使觀衆爲編劇者可惜，因

### 話劇並不是「這玩藝兒」

丁·冬

有人問我「看楊貴妃演出如何」我雖然對以「無言」！知者固知之，爲了少給看這戲的觀衆一些「這玩藝兒」的口實，並徒招一些反感，實也勿庸我們從頭至尾(從寫劇到演出)囉囉些什麼(固然沒有批評就不會有進步，而批評稍欠得體，在影響上已難免溢出預期的想像。

事實不用說得太明白，看這個戲的觀衆是抱着怎樣的情緒走出劇場，這大約就連「燕」家公也不難想像得出，長此下去，除非槍口對着胸口，恐怕真的沒人再看這「玩藝兒」了！

觀衆，話劇藝術並不是「這玩藝兒」！此劇不能使您滿意實由於濫行演出輕於舉足所致。於此，我們熱望着有嚴肅態度，從事話劇藝術的人們，來努力給觀衆一個再認識話劇的機會！也好挽回話劇藝術因屢次濫行演出所致成的劇運頹勢。同時我們請求像這樣的輕率演出愈少愈好，因爲這是足以阻礙話劇藝術的成長的。記得十年前先生常說：「話劇藝術是各藝術部裏最難的一種，決不能隨便成功的，牠需要不斷理論上的鑽研，刻苦的技術上訓練，以隨便玩玩，或另有圖的態度從事牠，是會糟塌了話劇藝術的。過此我們再鄭重提出一句：看過「楊貴妃」的觀衆們，不看「這玩藝兒」則不就如您所看的「這玩藝兒」！

至爲不幸！事情就及這樣逼人！客觀事實給予感情與良心上的刺激，又有不容我們默許者，至此，我們在「無言之外只好無傷大體的說上幾句：「戲劇」的對象是「觀衆」，正在奮勵努力之下爭取觀衆，萌芽滋長的話劇藝術，一度演出，給觀衆一度壞的印象，甚而至於「我再不看這玩藝兒」這在稍微關心話劇前途的人們聽來是如何悲的事！

究竟這種現象的成因，是話劇藝術本身沒有攝取觀衆的能力，還是濫行演出的結果呢？第一當然不能獨立，第二就今次的事實說也大爲不然，那末平心而論，所以有了此現象者則不出第三個原因的結果了。(不是主觀的評斷，如果「燕影」諸君子以學者的態度肯相互研討一下的話，不妨另行作一全般的討論。這兒篇幅有限，並且本文的目的在告訴看這戲的觀衆不要「再看這玩藝兒」！)於此，我們告訴看過此戲的

爲就很簡單而可能的幾點思想(假定值得算爲選擇這個題材的理由的話)。編劇者都沒有能力將牠們加以發揮。譬如說可能的中心思想有：(一)發揮愛情至上主義。誰國破家亡，也在所不計。(二)攻擊政治腐敗，對權奸惡國，加以誅伐。(三)鼓吹愛國主義，對叛國者加以攻擊。(四)揭發男子中心社會的黑幕，鼓吹女權運動。(五)描寫羣衆的力量，鼓吹大眾意識……這些全可以作爲一個中心思想來在這劇中，加以運用表現，然而「楊貴妃」編劇者卻沒有這種能力，全個劇本沒有給觀衆一個明確的深刻的暗示，以使觀衆對全劇摸不着邊際，也不知道到底這個劇告訴了他們些什麼，帶着一片虛空的心情歸去；唐明皇既沒有什麼太大的荒淫無道，反似一位能勇於改過忠於愛情的人。楊貴妃也不過是一個柔弱無能楚楚可憐的女性，可是羣衆喊着，反說她誤國，非殺她不可。楊國忠呢夜裏裏貪了一點小便宜，錯保舉了一位安祿山，後來用盡心機保全社稷未能奏效，反被羣衆誤殺了。安祿山呢，好好奉安來了。模糊，散漫不着邊際，這就是「楊貴妃」劇本給人的唯一印象。演員雖好，有什麼辦法！寫到這裏，不禁感覺到作一個編劇人是多麼困難的事，不但需要寫劇的藝術天才，和訓練。還需要真正的學識和思想，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做得到的。「楊貴妃」編劇人在寫劇的藝術天才和訓練上，固然頗有缺欠，在學識思想的水準上似乎也還得加意追求，否則像唐明皇嘴裏大念白居易詩的，這種戲劇，就一定不會產生了。

最後給燕影劇社朋友們一個建議，就是希望諸位利用這個物質條件比較不太困難的團體，放棄自編自演的志意，好好選擇跨過世界名劇，給古城人士看看使古城話劇界因諸位的力量，也增一番光彩。以諸位演員的熱心和表演天才，這是不難做到的。同時，這一篇感想說話如有執直的地方，希望諸位加以原諒！(九月二十六日)

# 敬告「燕影」諸君

鄭 直

爲了衛護藝術，爲了「文  
化城」的尊嚴，我們願意拋開  
中國素講的「面子」，來奉給諸  
位幾句忠告。

從北京出現「燕京影片公  
司」的消息傳到我們耳朵裏那  
天起，不能不叫地地人驚起了  
欣悅與熱望，相信許許多多  
人都對自己說過：「我們北京也  
有了電影廠了，在中國的藝術  
上也要有我們北京氣味的影片  
，不但是「海派」的天下了。」  
這點熱誠由公司的招考演員上  
是可以作佐證的，看看當時有  
多少愛好藝術的所謂北京的青  
年男女們，都願投身這個大藝  
術集團裏去。

後來公司公佈我們局外人  
所憧憬着的那「大藝術品」了  
——楊貴妃！並且是「古裝的  
。一由「楊貴妃」要重返民國時  
代，不自觉地就想起乾利子再  
出世的火燒紅蓮寺，秦香蓮走  
入水銀燈下的刀鏢陳世美。  
自然我們都有「忠恕」的  
遺傳，我們把第一個希望偷偷  
地擲下來，又想從這種穿着舊  
戲的戲子衣裳說新名詞的戲上

再找點什麼，像費貞娥刺虎，像絕代佳人，像林  
冲夜奔，那末就是限在上海的幾家電影的屁股後  
頭呢，也沒什麼。  
誰知道這「事業」籌備了幾乎半年，又給我們  
一個新消息——電影不演了。我們想，不演也好  
，至少是少耗費這些愛好藝術的青年一些寶貴的  
時光和精力。  
突然在報紙上又出現了「楊貴妃」要以立體  
方式與世人相見，電影改爲話劇了，燕京影片公

司改爲燕影劇團了。

時間是快的，等我從身上掏出兩塊五毛錢，  
在吉祥戲園的小窗戶裏買了一張票取得觀衆的資  
格後，一轉頭看見五六位穿着「話劇服」，留着  
「話劇頭」的青年，我本醜愛和平，見收票人愁氣  
凌人，自以「忍爲高」的哲理，但求少生是非，遂  
謹慎地選票與那收票的燙髮男人，觸足而入，祇  
聽見後面這幾個青年和觀衆的兩位觀客吵嚷起來  
，兩位觀客自動屈服了，原因是收票人裏的那位  
說着滿口日本話。

我看戲的興趣盛於看熱鬧的心，我花費四個  
鐘頭，直到楊貴妃上完才出來。

實在可惜，這齣楊貴妃我簡直沒看懂，我不  
知道這個戲的取意是什麼？我想編劇人似乎是要  
編成悲劇，結果是個喜劇，不，應當說是滑稽劇  
，或說不知是個什麼劇。

一個掌握着全國一切的楊國忠因爲愛了安祿  
山的兩顆珠子就造成幾乎覆滅唐室的禍根，也就  
是這齣戲的發端，這自然是拋開史實造作的戲，也  
其實國忠爲相時，安祿山早已是范陽，河東，平  
盧三鎮的節度使使統帥奚，契丹，突厥的軍旅，  
更是楊貴妃的乾兒子了，安祿山作這個官是當時  
的宰相李林甫所委任，林甫死後，楊到（國忠）  
爲相，是被安祿山看不起的，現在「楊貴妃」編  
者把這些史話用了兩顆珠子而使國忠愛了安祿山  
乾兒子的介紹人，在第一幕裏使乾媽楊貴妃不認得  
准安祿山爲節度使。（實則國忠出入宮庭時，貴  
妃與祿山已有肌膚之愛）這段話自不必提，但在  
戲的結構上先使安祿山和楊國忠造成這樣的好感  
，祿山後來就不會造反了，歷史上的祿山語言奉  
密詔討伐國忠的話先不說，就在這個戲上也是牙  
唇的。

後來我們又看下去，在戲裏佔最佔主要地位  
的是楊貴妃的吃醋問題，轉過筆來，貴妃再入宮  
後就是祿山反來了，玄宗挾貴妃逃馬嵬坡，最滑  
稽的是收場時把高力士殺楊貴妃的歷史改爲高力

士看着貴妃上吊，貴妃死前說了那們些話，力士  
確是個木頭人，只是淌着身子，像是因高力士犯  
了罪貴妃才致上吊一樣，劇作者也許想過，這時  
可叫力士說什麼呢，說你早就該死吧，又毀壞  
了貴妃的忠節（說你別死，又越演越長，沒  
法散戲，所以只有叫力士躬身靜默作禱告上帝狀  
。假如劇作者反問我「你這時叫力士說什麼  
呢？」我大概只有這樣回答「這個楊貴妃的戲根  
本就不該有。」

總之，看完這齣戲我一點不明白劇作者爲什  
麼要編這們個戲，這戲裏面是說明什麼呢，給我  
印象最深的是「貴妃吃醋。」我到家來一想，楊貴  
妃原來是唐朝最偉大的一個女性，她勸玄宗不要  
寵泡女人，該去想想國家人民，她是長於音樂跳  
舞的藝術家，她用強烈手段使玄宗愛情專一，未  
後她更捐軀殉國殉愛，臨死說了一大套貞烈的話  
，五千年來，這算是給楊玉環的一個翻案，使讀  
長恨歌與唐書楊貴妃傳的人有了一些新題材。  
可以這們說，演員實在都是好演員，可是哪  
個演員能離開劇本在舞臺來表演自己的技能呢？  
據談，該團將作多次的公演，我看還是別作  
這個買賣了吧，叫那些演員另投到別的領導者下  
去排幾齣真正的戲，叫北京的人快快忘了這回事  
，要想聽關於這段歷史的糊塗戲，還是叫他們去  
聽「馬嵬坡」吧。

說着「朕愛你」，留着分頭戴着紗帽翅兒的還  
套把戲還是不「首創」好，何況又是去演這們一個  
詞藻艱澀，意義乖謬的劇本呢！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  
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  
朋友。



自由與規律

於宏

自由當然誰都愛，沒有自願作牢的。可是規律也需要守，如果你不守那便有被判擾亂治安罪捉進牢的危險了。但自由與規律又似乎沒有嚴格的分界：舊時女子平時大門不準出，二門不準過（當然指貴族與準貴族）只許在院子裏打轉轉，現在看起來不是自由了麼？然而在那時却是她們的自由最高標準呢。所以自由和規律好像是一條繩子上面有個小環，拿來分界，向左一拉自由便大，向右一拉自由便小。但誰來拉它呢？愚民是無能力和權力的，祇有待先覺者的爭取或權威者的恩典。舉個小些的例吧！君主時代的臣們，奏事都得跪奏，但有的君也可賜坐或賜立，這固然是不平等不自由了麼？現在看來，但在專制制下比起那些一說話便叩頭的臣們，的確危險多了。孔子曾被譽為聖之時者。我們似乎也應該作個自由之時者，不然便危險得很。所以有人便提「守法律乃得自由」的口號，也是經驗之談。但自由範圍的擴大却完全賴於幾個先覺者的爭取，於是不合理的無謂束縛逐漸減少而自由的範圍逐漸增大——也就是人與人間的關係完全以愛為基石，而達於不再扛出條文來維持治安的境地，故而規律固然須守，自由也不可爭，以為漸漸完成人類完全幸福的進階。

然而這進階的造成是要付代價的。據說「自由」是以不防害他人為原則，在範圍內有絕對的自由，其實也不盡然，這範圍就先有了彈性。譬如女子的露腿吧，似乎只是她自己的腿涼快些或受些凍，本不與他人發生利害關係，然而有的人不說自己有些精神過敏或者是生來的惡根性，偏要說污了他老先生的眼睛，於是這個要「維持風化」那個要「匡正民俗」執筆呼籲，烏煙瘴氣。有時還嫌筆墨之不足，便搬出個「腦袋」來取締一下，自然對方便要有許多「犧牲」，這「犧牲」便是代價。但真的代價的付出，定有等於代價的收穫。合理的自由終於可以取得，無謂的規律終於要被摒棄。

月圓閒話

哥舒

本來對於陰曆的日子早已忘記了，但這兩天又記起來。因為欠了人家一筆債，約定中秋歸還，可是這筆錢一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着落。每當夜裏出去散步的時候，看見空中的月亮一天天胖起來，它越近飽滿，我就越心焦，真

前幾天從報上看見有幾個匪徒搶劫了某公館，帶去金銀首飾及鈔票若干的消息，竟像魔鬼附在中心一樣，有點羨慕。幾個人，在那麼熱鬧的街道上，帶去了那麼多東西而逃匿無蹤，這的確是大本領，英雄。他們有了這一筆錢，大概很可以舒舒服服過一個節了吧？可是我既沒有這種本領，又沒有這種勇氣，持槍行劫的事是看看行不通了的。爲了錢而可以冒死幹事，這我現在還不能理解。比方說我吧，一筆債固然足苦了，但這並不足以使我冒死搶錢。可見那搶劫的朋友一定比我的情形更精。想起來真令人寒心，如果我欠人家更多一點，說不定我也會成了盜匪！我當盜匪！還連我自己都不能相信！

於是我又想到自殺。這比盜匪的生意來得安全些，決不會達不到目的。可是自殺總得有個下決心，就是說，先得肯定以後的生活真是毫無意義，大可不必要再繼續活下去了。不幸我並不能這樣想。生活這回事，老是想過下去，無論如何苦，總覺得比不生活好一點。

這真是難辦透了。

於是乎走出去借錢，走進第一家，老王靠在椅上嘆氣，嫂夫人伏在桌上大動其肩膀，情形不妙之至。趕忙轉身出來，走進另一家。老李房子滿是客人，高談闊論。我却一個也不認得，在這種場合裏當然不便開口，無法只得走了出來。

出了李家之後，有些茫茫然，去第三家的勇氣也沒有了。況且天色已黑，就決定回家去。

一抬頭，月亮已經圓蛋那麼大的擺在天上，中秋到了，心中想。

全國印刷西畫之巨庫

龍門聯合書局

北京分店

原學期內購書隨送

九折優待券

地址 正誼西單商場北樓 和外琉璃廠西門一五五號

# 告弟們

## 我的理想

友·智·

很久沒有提筆了，爲了忙與懶！現在受了好奇心的主使，犧牲幾張稿紙，與兄弟們聊聊天。

從前每見她們小姊妹們「告弟」的挺熱鬧，總有點眼紅，老想參加點意見，但是爲「姊妹」兩字所限，只好忍耐着！

現在好了，總算小弟兄們也有了發言權，那麼把蘊藏內心已久的話掏出來，跟咱們的哥兒們聊聊，在咱們的園地裏！

這裏既然是告訴兄弟們，當然要談些兄弟們的事，我們不願意爲了理想着將來的生活怎樣安樂，而佔據了這寶貴的一欄！固然，愛情是我們的責任，但是我們不能說爲了愛情而生活着；六絃琴，鳥語花香是我們喜悅的，然而離開她們，我們就無法生存了嗎？所以除掉紅花綠葉以外，還有更偉大更重要的「事業」在期待着我們兄弟們，那麼我們何不離開理想的生活，而談談理想的事業呢？

既然稱之爲事業，那絕不能像「趕雞條」，「切肉絲」似的那樣平淡！

既然稱之爲理想，那絕不能像空談，高調那樣的沒價值，因爲理想是對未來的一種計劃，合乎理想像，若連理想都沒有，那就更談不到實現了！

這真，我願把我的理想告訴給兄弟們！

我願在這暴風雨的時代裏，養成了有忍耐，有謙遜的性情，但一些非理的事實埋沒着我的熱血，但一個時期它能甚麼也不顧的流露出來，在這過渡的時期裏，我低着頭預備我的工具，將來好用在光明的路途上！

雖然我知道：日後農村需要改良生產，都是需要整理建設；但是爲了興趣的關係，我不願意在這裏下工夫。

我最初的理想本打算研究醫學，懸壺濟世不是對人類很有幫助嗎？但是自從看了魯迅的作品後，很被他感動，因爲魯迅也會一度迷戀着醫學，後來他發現醫學僅僅能醫治人們的肉體，而不能改換內心，若醫好一位強暴者或受壓迫者，也無非再多使他作些強暴的工作。或再多受些壓迫，那並不是根本的辦法，而是他拋棄了僅治肉體的醫學，而從事於能醫心的文學，這無疑的是他認爲文學能改變人們的麻醉精神，醫治人們陷於病態的心理，這對於人生的幫助是高於醫學的，或者高於一切！

於是我第一個志願完全改變了！開始了對文學的愛好，繼續感到學校的供給，不能滿足我的慾望，我憤着一顆失望的心，離開了那被我咒咒的學校！

我現在雖然離開了學校，但我並不承認自己是個失學者，因爲我有了充分的時間，我把它們都利用在圖書裏，在那裏對於學識，我每一小時的收穫，要比在學校一星期所得到的豐富的多！這話你們相信嗎？或者你們不覺得，但是我確實的實地嚐試到了。

如今，我但願時間永久是屬於我的，我相信有了時間就能求得學識，我願在圖書館看盡了文學書，但是也許不可能，因爲人生是有老與死的啊！學問雖然沒有窮盡！我不願意作文學家。更不贊成那多愁善感，憂柔寡斷的「詩人」，詩！僅僅是消遣品，只能調濟人們的感情，但對於人羣的幸福，社會的改造是多麼的微小啊！我們要把握意識放大，眼光放遠！

我時常這樣想：如果我能够得了一枝生花的妙筆。我願利用她

寫盡了人間的醜惡，我要用心的栽培她，使她放出異樣的光彩。在文學史上！並且用這光明照亮了人們的心，照亮了人們要走的路，更要照亮了社會每一個角落裏的黑暗！

但是這樣我仍不能滿足，最好我能够用我所有的力量著一本書，這本書絕不平凡，或者空前未有，她傳播很廣，能普遍於整個的世界，能使每個讀者都受感動，人間自從產生了這部書，戰爭與侵略全都消滅了！人們都安逸的生活着，甚至於免殺犯，盜匪，以及食而不化的老頑固……雖然法律對他們都失掉了効力，但是他們看過了這部偉大的著作，都放聲痛哭，覺悟了過去的錯誤，全都放下了屠刀，真誠的懺悔，於是他們都放下屠刀，立即成佛，那麼法院也因之而停辦，警察局也自動瓦解，兵士們都回到他們的樂園去！人們都忘掉了憂愁與煩惱，代替的是快樂與安逸

假若你能閉上眼靜靜的想一想，你就會覺察出一朋友！對於個人、社會、人類是如何的重要，也許你會感覺到以前自己曾忽略了它。

我所說的朋友，你要廣義的去

看：比你年紀大的，年紀小的，同性的，異性的，比你地位尊貴的，低賤的……凡是你所接觸到的人

除了你的親戚家屬，都是你的朋友，他們都會有助於你的，同時，你也應該幫助他們的，世界上有一朋友=友誼一這兩個名詞，人類才能有圓滑的發展，才能有進步。

一個朋友會如此的對我說：「去多交些朋友吧！不論及他是任何一種人，即使是流氓，盜賊，將

## 一漫一談一交一友一

小·麥·

我憤着一顆失望的心，離開了那被我咒咒的學校！

，這些都是那部偉大的著作所賜與的！——然而這部書的內容，直到現在我仍一個字也沒想到！——

但是，但是這樣我仍不能滿足，直到我老死，不過這已經很夠了，如果我真有這種力量，那我至少已經成了七八百歲的老者了！

兄弟們！你們會覺得我這理想幼稚而可笑嗎？固然，做到這種程度談何容易，但是如果時代的齒輪永久前進的話，那遲早會有這一天的！

最後，我在期待着能知道諸位兄弟們理想中的未來是如何的高超，正如一友先生所說的「取人所長，補我所短，」你們有時間時不妨來發揮一下，最低限度，這樣談話比去幹那洩氣的事有價值得多！不是嗎？

友智先生：  
真是無巧不成書了，你的理想和我的理想，怎麼就是那樣的吻合呢！對啦，我也很希望用着我這支筆桿，把這炮火風雲的世界，改造成一個快樂的園地；像人們想像中的天國，可是，可是我計算了一下我腦子裏的存貨，我不禁嘆了一聲：「唉！等着吧！等着把那六車書都裝在我的腦子裏，再加上二百年的人情世故，還得向北斗借壽一兩百年！」可是我再繼而一想，用不了；用不了二百年和六車書，只要我們小兄弟們都携起手來，大家齊心走上快樂之途，大家的學識加在一起。那就有幾個二百年六車書？所以咱們個人的力量薄弱，可是咱們哥兒們的力量偉大的很哪！

本欄表面雖然和「告訴小姊妹們」對立，而實際上，我們彼此之間，還得從文字上聯絡感情，原因世界不是專屬於咱們哥兒們的，將來咱們還得和她們携起手來，同享樂園，所以咱們說話得留神，別讓人家起反感。

說起來人家也真比咱們「棒」！你說要筆桿，人家抄起筆來，也和咱們一樣的要，放下筆桿，人家能够下廚房，洗衣服，做活計，咱們哥兒們放下筆桿，會幹嘛？得啦，甯說了。所以世界上最平淡的事，也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沒有所謂的平淡的事，那麼世界上也將沒有了你我，是不是？哥兒們。再談吧！祝  
（一友）  
文安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

吾友合訂本

第三號出版了

第一號再訂本，同時發售。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三號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共計二十七冊，軟皮洋式精裝，每冊僅收原價四元一角九分。  
本日開始發售，外埠另加寄費。  
又合訂本第一、二號再訂本同時發售，存者無多，欲購從速。

來，你也會發現你和他交往的好處！在現在的社會中，（即便是在過去和未來的社會中）我們不能實行「無友不如己者」這句話。所有的人，都可交。應注意的是你的「交友的藝術」，而不是你所交的朋友！和「不如己者」或所問「小人者」相識後，不但應潔身自好，免去同流合污，並且應當去幫助他，去設法拯救他！這是我們的義務！人類原是該互相幫助的！「細細去玩味他的話，似乎也很有理，但交友的藝術是頗不易的，在你未能有很好的修養時，還是少知「小人」們接近好些！

我們（小兄弟們）大概多半是度着學生生活的；學生，素來是被目為只去不聞，不問世事的專去讀書的，但我以為我們也可以去交朋友，這時，我們的心，還不太污，我們還不甚虛偽，所以容易得知心朋友，他將來會有很大的幫助的！對你！

如果你在小學有很好的朋友，而現在是分離了，那麼，我勸你快去拾起那已破落的友情吧！愈是幼時的朋友，愈是真的朋友，愈是寶貴！

我們交友，不要消耗了大量的金錢和時光，我們要用聊天，書信，功課，學理的研究中結成我們的忠實的友情！電影院中的朋友不是一定是知己的，當然，我不是說兩個知心的朋友，不能一同去看電影！

雖然人人都是你的朋友，但友

誼之深淺當然不同的！你選擇你的好友，不一定要他處處都高你一籌，最主要的是：性情的相投和有一顆忠實的心！

友誼是博愛，「互助」、「諒解」的結晶，要想到好的友誼，我們必得去「愛」助並且「諒解」！

在茫茫之交的朋友前，你最好保持你的尊嚴，紋飾著你的弱點，寧犧牲自己的些微，也要去敷衍住他們！但對於親密的朋友，你要忠實！

交「女友」，彷彿是機會較少，所以「物以稀為貴」，竟成了普通一般兄弟們目中的「特別的事」；因了精神，生理上的需要，常有兄弟們去「徵女友」，這原也是無懈可擊的正當的行為，但我們必須更特別的注意，因為：

不要唱高調，來反駁「結婚即戀愛之墳墓」，事實上，理論上，異性愛到最高點時，終久是要結婚的；所以當你和異性交往時，必須特別注意「愛之發生」，那就是說：她必須是你心目中的未來的夫人，你才可以去愛她，否則，悲劇是一定要隨在你和她的頭上的！那麼，我們的應享的快樂——正當的戀愛就有懈可擊，而被一般泥古的遺學君子攻擊！而戀愛幾乎被一些人目為「殺人的利刃」！

兄弟們，我說的對嗎！錯呢！最後，我希望我們大家能藉吾友之告訴小兄弟們而相識，而結成好的朋友！希望編者一友先生和兄弟們一齊携起手來，努力吧！

# 熄滅的星火

她做過工，遭受過工頭的蹂躪，當過傭人，吞忍過凶惡的駭使最後選擇了這替成衣舖縫紉的工作。

芒  
芒

最大的一針，從黃綠色的制服褲上結束了；她謹慎地拉斷了線，把粘膠日久，已微微彎曲的短針，擲到髮辮上，揀拾了土炕上雜陳着的尺，剪，粉線袋，以及零碎布片。將它們全都塞進倚放在炕角那個淡藍色的舊包袱裏。然後慢慢地放下炕來深深地吁着氣，舒展着困乏的腰肢。

衰老的軀體，已深感着疲倦了；——眼睛有些兒發花，腰骨難堪地酸而且痛；腿，也因為盤坐得時間太久，已經痠麻着；而握針終日的雙手，針刺，線擦，感到了一陣陣灼熱的疼痛。

但是在她的心中，卻默默地玩味着愉快。凝視着那條剛剛做得的制服褲，單純的老年人的心境，居然也織起了幻想的畫面。她默默地想着，如果兒子從外面回來，看見了母親辛苦趕起的新衣，不知該用一種什麼樣閃着喜悅光彩的臉色，答覆她一個感激而又謙恭的微笑。存在她的世界中的，還有什麼東西能够比得上兒子的「聲呼喚，一閃微笑，更能使她多創傷的心得到慰貼和撫愛呢？她站立着在絞弄自己的幻覺，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兒子著上新衣，正參與着明天學校中，將要舉行的開學典禮，矯健英挺的樣子，和那些少爺公子們雅立在

一起，一點兒不顯得遜色，一點兒不顯得卑鄙；她更彷彿見到了一個休業的典禮中，自己的兒子從容在熱烈的掌聲中，接受了先生給他的優等獎品……她想到兒子可期待的未來，也想到了自己在以後的歲月中，將會受到了多麼安適的奉養。她彷彿看見自己黑暗的生命旅程上，一星火開始點燃着放起光來，於是，一個稀有的淺笑便在不知不覺中，掛在她齒列殘脫的唇角了。

立在炕前的泥地上，她舉起手來梳理一下鬆散的髮辮，把從髮辮間掛下來的，沾滿垢膩的白色絨繩，從新紮緊了髮根，她斑白而又稀疏的枯髮，已不能覆蓋額頂了。「天不早了。」

偶一抬頭，眼睛瞥見了從紙窗破處透進來的天色，她才像從夢中醒覺似的，自己這樣喃喃着，背轉身，走到灶前。

爐灶下面，新揀的山柴和剛從垃圾箱里揀來的煤核，都已整齊的預備着了。這些全是她的兒子每天近處去弄來的。兒子今年才十四歲，然而已早熟的有大人細心；他知道疼惜母親，也知道自己讀書的不易，聰穎的資秉中，潛藏着女孩兒溫柔體貼的好性格；是他，使母

親十年來吞嚥着生活的凄苦，振着精神，將生命延續到現在；也是他，使母親在生命的死灰中重發現了希望的星火。鍋底的水煮開了，天光更加暗淡，小室內已為初夜的黑色所籠罩。灶下的火，灼熱地閃着紅光，她蒼老的面頰，被紅光映着，彷彿年輕了許多。——有汗珠滾轉着，從那上面滴下。

「怎麼還不回來呢？」

她從蒲墊上爬起，蹣跚着走到門口，心中燃着一種焦灼的牽掛愛兒的情緒。兒子雖然有時也會在外面流連得延遲了回家的時刻，但是卻總不會使母親期待一個長久的時間的。「黑天了，還不回家。」她想：「不知道害甚麼？——可是，像他這麼大歲數，也真能玩起來忘了吃飯呀！」

上弦月斜斜地把光散到她臉上，幾隻蝙蝠呼嘯着在低空盲目地打着旋，小巷中嬉戲的孩童們都跟着大人的呼喚聲回到家里去了，比那的紙窗上已透出了昏弱的燈光；但是，在她的視線內却找不到兒子的影子。

她兒子也許又到山上折樹枝去了，當不住在那兒貪婪着那些小小的山棗；因為去年，也是這個時候，他曾經在天色黑透以後才從

山上回來，背上抗着大捆的柴草，衣袋中滿滿地裝着山棗。於是，她回到灶前，把火弄旺，將玉米麪用水調好，團弄着，貼在燙熱的鍋沿。

家裏已經沒有多少積糧了，但這並不使她憂愁。明天成衣舖就送活計來叫她作了，何況兒子明天就上中學了呢。她於是想起了爲兒子繳納學費，所賣去的最後的一點銀手飾，然而她一點兒也不覺得痛惜，她知道將兒子造就成才，比什麼都貴重，兒子一定不會像自己男人那末沒有出息的。

每逢思想轉到自己的丈夫時，她的心中便擠塞着憤恨。她雖然十八歲就嫁了，可是一直到了兒子出生前的一年，她不會得到丈夫的一點眷顧。那祇是一個野馬一樣的男人，歡喜賭，歡喜嫖，也歡喜飲酒；直到把家業蕩盡，方老老實實地回到自己女人身旁來，孩子四歲的時候，他便死了，不會好好地當過丈夫，也不會好好地作過爸爸。她今年是四十七歲了，這末一段悠長的日子，全憑了她兩隻手來養活孩子和自己；她做過工，遭受過工頭的蹂躪，當過傭人，吞忍過凶惡的駭使，最後，她選擇了這替成衣舖縫紉的工作，維持生活，並供養兒子讀書。

## 煙三爺

·長吟·

煙三爺小時候就是出名的蘿蔔頭，在優裕的環境中長成後，仍舊是壞；單說那兩片嘴唇，談起話來沒完沒了，簡直如同黃河汎濫，使對方笑不得，惱不得。

他們兄弟八個同住在一座祖遺的大房子裏，飯可是各吃各的。兄弟妯娌當面倒也有個笑臉，背地難免不掉有些閒言閒語，空架子可仍然大方地支着；這就是一般不知底細的人有時羨慕的緣故。

自從大爺死了以後，這大家庭裏的事可就茫無頭緒，老太太——三爺的伯母——雖是一家之長，但是這年頭的女流之輩，究竟沒有多麼大的陣仗兒，所以煙三爺就得意了，因為二爺遠在南方，他們兄弟中，現在就屬他居長了。

煙三爺在天津的一個啤酒公司作事，太太和兩個孩子住在家裏，他雖不常回家，信倒不斷。

這次煙三爺的信，意外地給三奶奶帶來一種高度的悲哀；三爺說他在天津娶了一位「新三嫂」。因為食口加多的關係，以後不能給家中寄錢，讓兄弟們趕快賣房。

三奶奶完全沒想到過，老來老來走這步背運，她不哭，盡曠了哆嗦。

爲了和煙三爺大鬧一場的目的，她一個人悄沒聲兒地跑到天津，大家都說她是懷着十二分勇氣去的，定能得到全勝利。

過了三天，她悄沒聲兒地又跑了回來，一肚皮的勇氣不知道發散到那兒去了；並且她還帶回來一個女人——妖裏妖氣，臉上胭脂粉擦得個猴屁股，不用問，大家都知道她就是所謂「新三嫂」。

兄弟們趕着問三奶奶在天津怎樣和三爺交涉，帶這女人來是什麼意思。三奶奶全不作答，好像沒事人一個；他們說她是窩囊啣着一塊肺，乾替着急，沒辦法！

新三嫂倒不見人，三奶奶的孩子沒聽父親信上的命令，不叫她作「新媽」，因此她嘴巴常背都着。

又過兩天，三爺來信催新三嫂速回天津，信上並且說房子最好快快賣掉。

——我已決定本月五日返家，辦理分家事項，先分東西，房子您我買主……

煙三爺回家了，帶着新三嫂。

分東西的時候自然免不了爭執，新三嫂這次也幫三爺說話，規定以後，大家從新戴上和美的面具。

新三嫂說家太亂，忙着要回天津，三爺不敢違背懿旨；臨走的時候，新三嫂向舊三嫂說：「我吃贖下的才能輪到你們母子呢……。」

「二菊可得了肺病，我沒有錢，你把他帶到天津治去吧！」

三爺答的好：

「我帶他走也成，可是天津的規矩，煎藥不許病人看着，妳放心？」

三奶奶明知道到那兒也沒這種規矩，可不由得心裏打了鼓，於是這件事又算作罷論。

大家勸三爺每月寄定數的錢給三奶奶生活，他回答的更妙：

「你們只當我死了，難道你們看着她們挨餓嗎？你們只當我死了！」

大家又勸三奶奶不要這樣懦弱，不能聽他走，必須鬧個結果出來，可是三奶奶不會別的，就會流淚。

煙三爺和新三嫂一點不含糊地又到天津了。……

米餅的香味，已經從鍋裏透出來。晚飯作好了，但是兒子仍舊沒有回來。一些可怕的想法突然湧入她的心中。她猜想也許兒子在山上遇着了什麼事，被警察看見捉起來了，也許被什麼山獸咬傷了；她又猜想也許兒子自己不留心，在橫過馬路時被汽車撞……她的神經極度地緊張起來，全身透過了輕微的戰慄。

但是，祇過了一會，她又坦然地笑了：「那麼大個兒了，哪兒能

出什麼岔兒呢？」她自己說。一陣逼近的脚步聲，使她倏地站了起來，門開了，一個年青的孩子走了進來。「小爺！她激動地走到門邊：『你怎麼了？』」「不是小爺，大娘，是我，——我是長生。」

「大娘，我和他們一塊兒走到

被一種更濃的焦憂困住。鐵路離開

她的居處是很遠的，而且小桂樓，小福，小喜也都是十三歲的孩子，誰都不能給小爺些許看照，夜色漸漸深濃，她的心陷於不安中了。一再地俯門遠望，終於她不能闖着走出小巷，尋着了去鐵路的方向。

被焦急煎炙着，一種奇異的力量，使她縮弱的腿走得很快，她用力張着眼睛，注視着每一個從她面走來的人，她並且乘着最大的虔誠向



橫斷大西洋的航海新紀錄，列強各國所必爭的無上榮譽。

### 藍色的帶章 Blue Ribbon

華南

文明的進步，海運的發達，使得世界各航海業興盛的國家都爭先恐後地建造出富麗堂皇的大海船來。一隻艘得上稱為世界豪華船舶的船，大概總噸數須有八萬噸，長一千呎，速度每小時三〇哩才可稱其名。目下來說：能够得上這個條件的只有法蘭西的諾曼第 (Normandie) 號與英吉利的瑪利皇后號，依利薩伯皇后號三隻而已。大戰勃發以來，三隻名震世界的大海船都齊被關閉在美洲紐約港裏停泊起來。最近因為英法關係的大轉變，諾曼第號已有被接收的傳說，而昨日報紙消息依利薩伯皇后號有開抵新加坡之說。

「安全、迅速、舒適、準時、低廉」一航海家向來以此為運送上的五大要素。隨着科學的進步再發達，船舶的安全性、舒適性、準時性都有了長足的進化，漸至於確保了；其中仍為世人認為問題的就是船的迅速性。因為希望船的速度加快，甚至快到不費時間就可以達到目的地去，這是人類本能的要求。

在介於歐美兩大文化大陸之間的大西洋上，自從橫斷紀錄樹立以來，列強各國就激烈地不斷地競爭起來。最初哥倫布乘着山塔瑪利亞號從西班牙到了西印度羣島費去七十多天的工夫。繼而有名的大船 May Flower 號以六十四日完成了這段航程。一八一九年美國最初的汽船沙波那號 (Savannah) 始創二十七日的航程。緊接着英國 Cunard 社的第一隻大海船不列顛號 (1500噸) 以十四日八小時之成績驚動了整個的世界。自此以後橫斷大西洋的航程紀錄逐漸引

起了人們的注意。到了一八五六波斯號更把不列顛號十四日的紀錄改到了九日。又經過二十八個悠長的歲月美利堅號在一八八四年以六天之紀錄為當時世界之冠。一八八九年 City of Pines 號把航行日數減縮到五天，更於一九〇七年羅西塔尼亞號 (Lauchlan) 出現才又從巴黎城號的五天改到四天。下面我們把大西洋從二十世紀以來的橫斷紀錄作成一個簡單的表列：

大西洋橫斷紀錄表

年代(國名)	船名	所要日數	每時速度
一九〇〇(德)	德意志	五日七時	二二·三七
一九〇七(英)	羅西塔尼亞	四日十九時五二分	二四·七五
一九〇九(英)	康美特尼	四日十八時四十分	二六·〇六
一九二九(德)	佈來門	四日十七時四十分	二七·八三
一九三〇(德)	歐羅巴	四日十七時六分	二七·九一
一九三三(意)	來克司	四日十三時五十分	二八·九二
一九三五(法)	諾曼第	四日八時三十分	三〇·三一
一九三六(英)	瑪利皇后	三日五十七時七分	三〇·六三
一九三七(法)	諾曼第	三日七時七分	三二·二〇
一九三八(英)	依利薩伯	?	?

橫斷大西洋的歷史從十九世紀初葉以來，就成了列強各國必爭的榮譽，在那一百年的長時間中凡是創了橫斷大西洋的新紀錄的船隻就得上升起一面藍色的帶狀大旗，於是乎世界上各國人就都呼這隻船為「藍色的帶章」了。列強各國的

航海家們都以能得到「藍色帶章」的稱呼為至高無上的光榮。二十世紀以來，首先就有英國巨船摩萊塔尼亞號，在二十年中間，緊握住橫斷新紀錄，保持著「藍色帶章」的榮譽，像是海上的霸權已經牢牢地封閉在她的手中而不可搖動了。

橫斷大西洋的路線很多，其中以從法國布希爾 (Cherbourg) 到美國紐約一段三〇六五哩為最長且最有名。這條航路被制定為「藍色帶章路線」。凡爭奪藍色帶章的船隻都必須經過這條路線。自號為「海上之王」的英國以羅西塔尼亞及摩萊塔尼亞兩艘姊妹船在大西洋上保持了二十二年藍色帶章的光榮。後來到了一九二九年新奧海運國德意志大膽地向這二十年來不曾動搖的王位挑戰，結果布來門號及歐羅巴號接踵而起以四日十七時六分平均速度二七·九一哩之成績創造空前驚人的新紀錄，在十一年裏德國確保了「藍色帶章」的榮譽。一直到一九三三年那正是莫索里尼統率下的意大利吐出萬丈氣焰的時候，才被意大利來克司號奪去了可貴的「藍色帶章」。過了不過兩年法國大郵船諾曼第號出現了，總噸數越過了八萬噸，速度超過了三〇哩，所謂超豪華船時代就從這時候開始。當然「藍色帶章」也就隨她而去了。從一九二九年德國從英國手裏把帶章奪來以後，她就一直停留在歐洲大陸上，自然還於海上的王國英吉利是一件大不名譽的事，於是全國朝野為了挽回既往的光榮乃於一九三六年把瑪利皇后號送到了大西洋上，果然在一國上下的期望中，她盡其所能樹起每小時三〇·六三哩的新紀錄，使「藍色帶章」的榮譽再度輝煌於英國人的頭上。

翌年，法國盡其本國科學之精華將諾曼第號大加改裝後，使其重新回到大西洋上把「藍色帶章」又復奪回大陸上來。緊接着英國依利薩伯皇后號完成了，却因為歐戰爆發的緣故這件和平的競爭也就不得已陷於一時擱淺的狀態。

回顧「藍色帶章」的歷史，我們覺得實在代表著一國國運的消長盛衰，現在這幕爭霸戰是停頓了，且讓我們靜待著今後的趨勢吧！

妙人 團平

「驚動您哪！團平師傅在家嗎？」

「吵甚麼？」主人團平從紙門裏探出半身來，穿著黑珊瑚布似的衣服，的的巧，一天在著名的絃師團平的寓所窗前站着。

紀州產的女僕用圍裙揩着濕的手，走到大門口。一面用右手放開捲袖繩；一面在門坎的邊邊把福扇打開，端詳來訪的客人。

「唉，真是的，我想見見師傅，傳理。嘿。」

「團平，你不在家嗎？太太，一個要飯的，要見老爺……」

「怎麼辦哪？」女僕瘋狂大叫起來。

「吵的是甚麼？說甚麼哪？」被女僕的高聲所引，團平也出來了。

「穿着這樣的衣服，真是太什麼了。可是因爲是一生的大願……所以才來拜見師傅。」

「那是不可行的，快走罷！不知道你有什麼事，可是師傅也沒有在家。快走罷！」

「團平的眉毛細了起來。」

「無論如何，總要見見，因爲這是一生的大願。」

「團平，你不在家嗎？太太，一個要飯的，要見老爺……」

「怎麼辦哪？」女僕瘋狂大叫起來。

「吵的是甚麼？說甚麼哪？」被女僕的高聲所引，團平也出來了。

「穿着這樣的衣服，真是太什麼了。可是因爲是一生的大願……所以才來拜見師傅。」

「那是不可行的，快走罷！不知道你有什麼事，可是師傅也沒有在家。快走罷！」

「團平的眉毛細了起來。」

「無論如何，總要見見，因爲這是一生的大願。」

「團平，你不在家嗎？太太，一個要飯的，要見老爺……」

「怎麼辦哪？」女僕瘋狂大叫起來。

「吵的是甚麼？說甚麼哪？」被女僕的高聲所引，團平也出來了。

「穿着這樣的衣服，真是太什麼了。可是因爲是一生的大願……所以才來拜見師傅。」

「那是不可行的，快走罷！不知道你有什麼事，可是師傅也沒有在家。快走罷！」

「團平的眉毛細了起來。」

「無論如何，總要見見，因爲這是一生的大願。」

「不，那裏裏裏。貴幹是……」

「團平沒有忽略待賓客的禮節。」

「真是太冒昧了。小人是很有喜歡拜聽師傅的三絃，可是，真是的，却還沒有聽過。雖然是以這一個無如何的願望……」

「從不連貫的話中，也現出自慚形穉的樣子，但是從眼裏的光輝中也現出十分。」

「是嗎？很好好好。那麼就彈罷。請慢慢地聽。喂，來和點心還有煙草金怎樣了？這些無禮的東西。」

「妙人團平到間壁把三弦抱了出來。」

「團平，你不在家嗎？太太，一個要飯的，要見老爺……」

「怎麼辦哪？」女僕瘋狂大叫起來。

「吵的是甚麼？說甚麼哪？」被女僕的高聲所引，團平也出來了。

「穿着這樣的衣服，真是太什麼了。可是因爲是一生的大願……所以才來拜見師傅。」

「那是不可行的，快走罷！不知道你有什麼事，可是師傅也沒有在家。快走罷！」

「團平的眉毛細了起來。」

「無論如何，總要見見，因爲這是一生的大願。」



BIOZYGEN

製酵老 劑母牌

寶青春

開胃強身 家常補品

補粉補片 養行七載 開胃助化 潤腸通便 改善營養

效宏價廉 芬香鮮美 攝磷助愛 連吃三日 胃口大開

連吃一月 精神爽快 通年常吃 永無疾患 新出補汁

其味最鮮 調羹佐餐 滋補非凡 完全淨素 藥房均賣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北京東單三條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 My Friend

## Do You Remember?

(Continued)

I wrote you at college every day but you did not answer often. I had only the Hop to look forward to. I imagine your mother protested your inviting me, but you had definitely committed yourself. At any rate, I came. For the Hop I bought a new suit—not a very good one, but the best I could afford—and rented a Tuxedo.

We had agreed excitedly, by letter, that I would take the four o'clock train on Friday which arrived at your college town about six. I was to get a room at the hotel and dress, and be at your sorority house for dinner. After the dance I would catch the two a.m. train back to New York, since my boss said I was needed on Saturday.

I rode in the day coach, not being able to afford a Pullman chair. The cheapest room at the hotel in your town was \$3; so I walked around the streets until I found a boardinghouse room for 50 cents.

At your sorority house you presented me to people, but I couldn't think of appropriate things to say to them. You sat next to me, but you didn't talk much. I became aware that my Tuxedo was outmoded; that gray-topped shoes were not proper with evening clothes. Somehow I suffered the hour through. When the girls went upstairs for their wraps; the men donned black overcoats and pulled white gloves from their pockets. My brown plaid overcoat was pretty conspicuous.

You came down wearing a white evening wrap embroidered in silver, looking more beautiful than I had ever seen you.

"Some of the girls are taking cabs, but I'd rather walk," you said. "Is that all right, Jim?" I should have ordered a cab in advance, but no one had told me about that.

The gymnasium where the dance was held was only two blocks away, and we walked through the moonlight, your hand beneath my arm. During the first dance I noticed that all the other girls wore flowers. I hadn't bought any for you; I hadn't known I was expected to.

"I'm sorry about the flowers," I said. You looked at me with a hint of tears in your eyes.

"Jim," you said, "the flowers don't matter. I—"

You pressed your head against my shoulder. I held you close for a moment, sensing that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 carried on through the evening as best I could, trying to talk your friends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if I failed it was not for lack of trying but because I hadn't any small-talk on colleges and fraternities and plays in New York.

(To be Continued)

day coach 日間乘坐無臥鋪的客車; Pullman chair 臥鋪; out-modded 式樣過時; fraternities 宗教團體等; (編者註)

## 你記得否？(續)

巴格達譯

你在大學裏我天天給你寫信，你都不常答覆。我只有企望着大學的跳舞會了。我猜想你母親反對你的接待我，但你卻將你自己確實的束縛了起來。不管怎樣吧，我去了。爲參加跳舞會我置了一套新衣——當然並非怎樣好的衣服，但在我的經濟情形之下却是最好的一套了——此外還租了一件夜禮服。

在我們的通信裏，我們已經興奮的同意了我在星期五搭四點鐘的車，那趟車到你們大學的城裏大約是六點鐘。我必須到一家旅館定一間房間換換衣服，以便到你們的婦女俱樂部裏去晚餐。在舞會完了後我必須乘翌日清晨兩點的車回紐約，因爲我的經理說過星期六有一些事情要我辦。

我趁的是日間客車，因爲無力去買一張臥鋪票。在你們城裏旅館房間最賤的是三元，於是我就沿着街轉圈子，直到我找到了一間租金五角的宿舍。

在婦女俱樂部的大廳裏你將我介紹給到會的人們，然而我却想不出合適的話去向他們談話。你緊挨着我坐着，你也談得很少。我意識到我的夜禮服的式樣已經過時了，而我的那雙灰頭的皮鞋也是和晚禮服不配合的。我是有點在挨着時候。不久女孩子們都到樓上穿外套去了；男人們都披上了黑大衣，從衣袋裏抽出雪白的手套。我的褐色的蘇格蘭式大衣真是惹眼得要命。

你穿着一件鑲銀的白色外套下樓來了，比我一向所看見的你更美了。

『有好幾個女孩子都坐了車子去了，但我寧願步行，』你說。『這樣好嗎，傑姆？』我本應當預先僱好一部車子的，可是沒有人告訴我說過。

舉行跳舞會的那座健身房不過離開得兩幢房子，我們沿着日光步行着，你的手夾在我肩膀底下。當跳第一場的時候我就注意到所有別的女孩子都戴着花。我却沒有給你買；我也不知道你是在期望我給你買啊。

『關於花我真覺不安』我說。你眼睛裏含着淚凝望着我。

『傑姆，你說，『花不算怎麼一回事。我——』

你將你的頭靠在我的肩上了。我使你靠近我一會，心裏意思着這就是我們的盡頭的開始了。然而我仍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來應付過這一晚，我試着和你的那些朋友們用他們的語言同他們聊天兒，假使我失敗了，那不是因爲我的嘗試不足，乃是因爲我一點也沒有談到紐約的大學啦，他們的甚麼團體啦，以及他們的遊戲等等的行情。

(未完)



# 友力我

## 蜘蛛の絲

芥川龍之介

或る日のことで御座います。お釋迦様は極樂の蓮池のふちを獨りて  
 ぶら／＼お歩きになつていらつしやいました。  
 池の中に咲いて居る蓮の花は、みんな玉のやうに眞白で、その眞中  
 にある金色の蕊からは、何とも言へない好い匂が絶間なくあたりへ溢れ  
 て居りました。

極樂は丁度朝で御座います。

やがてお釋迦様は、その池の縁におひみになつて、水の面を載つて

居る蓮の葉の間から、ふと下の容子を御覽になりました。

この極樂の蓮池の下は、丁度地獄の底に當つておりますから、水晶

のやうな水を透き徹して、三途の河や、針の山の景色がまるで覗き眼鏡

を見るやうに、はつきりと見えるので御座います。

すると、その地獄の底に、健陀多と云ふ男が一人、外の罪人と一緒

に蠢いて居る姿がお眼に止りました。

この健陀多と云ふ男は、人を殺したり、家に火をつけたり、いろ／＼

悪事を働いた大泥坊で御座いますが、それでもたつた一つ善い事をした

覚えが御座います。と申しますのは、或る時この男が深い林の中を通り

ますと、小さい蜘蛛が一匹路ばたを這つて行くのが見えました。そこで

健陀多は早速足を舉げて、踏み殺さうと致しましたが「いや、いや、こ

れも小さいながら命のあるものに違ひない、その命を無暗に取ると云ふ

ことは、いくら何でも可哀さうだ」と、かう急に思返して「とろ／＼そ

の蜘蛛を殺さずして助けやりました。

お釋迦様は地獄の容子を御覽になりながら、この健陀多には蜘蛛を

助けた事があるのを、御思ひ出しになりました。さうしてそれだけのお善

考へになりました。

幸ひ側を御覽になりますと碧葉のやうな色をした蓮の葉の上に極樂

の蜘蛛が一匹美しい銀色の絲をかけたおりました。お釋迦様はその蜘蛛

の絲をそつとお手にお取りになりました。さうしてそれを玉のやうな白

蓮の間から、遙か下にある地獄の底へまつとくにお下しなさいませい

りして居る健陀多で御座います。

何しろ、どちらを見ても眞暗でたまにそのくらからぼんやり浮き

上つてゐるものがあると思ひますとそれは恐しい針の山の針が光るので

御座いますから、その心細さと言つたから御座いませぬ。その上あたりは

墓の中のやうにしんと静まり返つて居てたまに聞えるものと言つては、

ただ罪人がつく微な嘆息ばかりで御座います。

(續)

## 蛛絲

李鶚風譯註

一天、釋迦佛在極樂世界的蓮花池邊，獨自幽閑的走着。

池中開着的蓮花，朵朵純白如玉，一種無不言喻的佳香，從正當中的

金色花蕊，不斷向周圍擴散着。

極樂世界正是清晨。

少時，釋迦佛佇立在蓮花池邊，從滿蓋着水面的荷葉間，偶然看到了

下面的情形。

這極樂世界蓮池的下面恰是地獄的底層，所以透過過晶澄的水，三途

川，刀山等景像，絕似看幻片一般，歷歷在目。

一看就看見在地獄底層，一個叫健陀多的男子，正同別的罪人一齊蠢

動着的情形。

這健陀多是個殺人，放大，作過種種惡事的大盜。可也有僅作過一次

善事的記載。就是有一次他經過深林，看見了一個小蜘蛛在路旁爬行，於

是健陀多很快的抬脚，想踩死牠。可是忽然轉念一想：「不行！不行！這

雖然是渺小，究竟是有生命的，要是漂白無故的害死牠，終覺得可憐。」

於是到底沒有踩死牠，而成全了牠一條命。

釋迦佛一面看着地獄的情形，一面想起了健陀多未曾踩死蜘蛛的事，

於是就想假如可能的話爲了僅僅那一件善事的報應，要把這個人從地獄裏

拯救出來。

幸好往旁邊一看，在色如翡翠的荷葉上，一只極樂世界的蜘蛛，正在

拉着牠美麗銀色的蛛絲。釋迦佛就悄悄的把那蛛絲係拿到手裏，又把它從

玉也似的白蓮花間，一直的垂到遙遠在下面地獄的底層。

在這兒，健陀多正和別的罪人，一同浮沉在地獄底層的血池裏。

總之地獄各處，都是一片昏黑，偶而從昏黑中隱隱像有東西浮上來，

那就是可怕刀山的刀子，閃爍發光。驚人動魄難以形容。刀山上面像墳裏

似的陰沉寂靜，雖偶而聽見點聲音，也不過是罪人們輕微的嘆息。(未完)

計解 「ぶら／＼幽閑的」「眞白」此處若譯爲「玉似的雪白」則玉與雪二者相衝突不如「純白」較佳，其他如血紅，漆黑，碧綠，靛紫等可爲  
 形容詞上冠以「眞」時之譯法。「三途の河」佛說三途川謂人死於冥路所遇之川也「覗き眼鏡」幻片西洋景拉大片「大泥坊」大盜  
 大賊。「覺え」記載、記錄。「いく／＼何でも……さう……」終覺得……「ぼんやり」隱隱、模糊不清。「心細さ」驚心動魄  
 「しんと」沈沈、陰沉。「何氣なく」無心、心無

### 復興中的「新京華」

玉鈞

「京華」——京華美術學院——已往的光榮歷史，與卓著的成績，已不用我們再來餽舌了；然而近幾年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漸有日趨衰敗之勢，也許是校運不佳吧！

今年這一學期，在院長邱石冥先生，口裏不斷「力加整頓」的呼喊中，開學以來，確實是比以前有生氣的多了。同學百八十人，都帶着勃勃的生氣，聽說校董方面也成千動萬的拿出錢來慷慨捐助，因此愈發加強了「京華」師生們幹的勇氣和精神，本來麼，錢能通順，有了錢什麼都可以辦得通，辦得好；如果沒有錢，只是一味窮蹙，說什麼也是白費，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辦教育豈能例外！

本期開學，陣容一新；教務主任陳法政，訓育主任馬建樹，二位先生皆為新聘，並且都是熱心之士，國畫系主任為吳鏡汀，教授有汪慎生，趙夢來，劉凌滄，周懷民……等，西畫系主任為蔣兆和，教授有林乃幹，孫之儂……等，音樂系主任為老志誠，教授有張維之……等，這些位先生，都是當代第一流叫得響的中西畫家和音樂家，並且各位先生都肯「不計升斗」的來教導，這偉大的藝術家的風度，尤其令人敬佩！我想在這樣的努力邁進之下，未來的「新京華」的成績，當然是可以預期的了。

在昔日零落的教室裏，如今也擺滿了嶄新的桌凳，同學們都在細心的研究，大胆的揮毫着，音樂教室也不斷的放送出那鏗鏘的彈奏，想來握筆奉名畫；舉首聽歌聲，確是人間唯一的雅事。——這年頭兒，能躲開飛機大炮，來研究藝術，那真是天之驕子了。



### 地理堂上的新奇笑話

上課鐘響了，同學們依然是懶洋洋的坐在教室前的石階上不動。一會兒，先生拿着書和粉筆盒一步一步的來了。唿的一聲，一陣撲塵去土的隨在先生後面。

「上課鐘響了，同學們依然是懶洋洋的坐在一隻粉筆寫。」一會兒，他放下了筆，聽着全班的筆尖在紙上嗖嗖的聲音站在窗下。差不多兩分鐘工夫，同學們抄完了，抬着頭望着先生。

「呵！你們看土壤的關係是甚麼？首先要算雨量，這兒黃河流域的雨呀！特別極了。」他一脚邁上講堂。接着又說：「有兩個俗話，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怎麼連打成了——

「哈哈……」轟然講堂大笑了，先生臉有點紅，又說：是呵！這一個趕前錯後是一種病。『哈哈……』下面又大

標準兒童讀物

雙語子娃維蒂	\$0.18
聰明的青英綠	\$0.25
兒童的食糧科	\$0.22
和健兒吃的英綠	\$0.20
兒童的食糧科	\$0.15
和健兒吃的英綠	\$0.24

北京城隍廟存古編局  
曲園出版社  
電話三局四二六九號

濟師

麵包問題

●解人：「你們開完飯之後，又經我倆問『開過飯了嗎？』以致引起下面之談話：『不用提開飯啦！我自從入校一來，沒有一次吃飽過。』」C君說。

「怎麼？不讓吃飽嗎？」E君驚奇的問。

「不是的！是做難以下嚥！」C君答。

「酸的麵包，混合上玉黍蜀麵，沒有一顆綠豆粒的豆湯，只讓喝兩碗，真！」E君說。

「我們吃鹹菜，有時能吃七八碗，因為多吃鹹菜，可以避饑之酸味！」H君說。

「喝！鹽加酸，還利用其中和作用哩！」E君笑着說了出來。

「你們的伙食，是歸校方管理呢？還是同學自己管理呢？」我問。

「是訓育指定出學生來當委員，而辦了一個煩事委員會，但是生命學生怎麼辦不就怎麼辦嗎？誰敢反抗！」C君說。

E君，日昨，我同去濟師訪C君，無形中成了寢室舊友大集會。因為我倆集會，寢室一傳差，差達處一傳差，差道了，於是都到C君之寢室，來客套來喧嚷，當當時正是他倆開完飯之後，又經我倆問「開過飯了嗎？」以致引起下面之談話：「不用提開飯啦！我自從入校一來，沒有一次吃飽過。……」C君說。

本報發起普及訂閱運動

我們請求所有的讀者為我們擔任宣傳和推銷。  
介紹五位新讀者，本人就可以享受免費閱讀。

本報發刊至今，已逾九閱月，由於發行數目之日增，流通範圍之日廣，已使本報立下了鞏固的基礎，這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我們並不以此自滿，我們知道有大多數人是至今還沒有發現本報，許多地方因為交通和郵寄的不便，是至今還沒有本報的行銷。我們一向埋頭於編輯工作，對於推銷和宣傳，幾乎完全沒有努力。本報有今日的發行成績，也完全是讀者們相互介紹閱讀的力量，我們相信這種播傳的效力是遠勝於我們自己的鼓吹和宣傳，所以這次發起「普及訂閱運動」，我們就請求所有愛護本報的讀者們，來替我們擔任宣傳和推銷，為了酬謝起見，特別規定優待辦法

，凡是能介紹五位新讀者的人，本人就可以享受免費閱讀本報一份，所謂「新讀者」，我們最希望的是沒有見過本報的讀者，或是尚不十分明瞭本報內容的讀者，這種辦法是祇限於直接訂閱，讀者如介紹五位新讀者各訂閱本報一個月的，本人就享受免費閱讀一月，介紹訂閱三個月，半年，或一年的，介紹人贈閱期限也同樣遞增，如五位新讀者訂閱的期限不一，則贈閱期亦按五分之一的比例推算，譬如一個人訂閱一個月，兩個人訂閱三個月，三個人訂閱半年，那麼介紹人就獲得免費贈閱五個月，這種優待辦法自十月一日起至月底截止，希望讀者諸君都一齊努力來幫助我們！

吾友普及訂閱單

茲依照貴報普及訂閱辦法，介紹以下五訂戶：

姓名	住址			
姓名	住址			
姓名	住址			
姓名	住址			
姓名	住址			

定閱吾友 一月 各一份。請自第 卷，第 期起按期寄送。  
半年 全年

報費共計 元 角，隨函由郵寄上，派人持據前來收取，此致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局四二八〇號 介紹者姓名 住址 (免費之報請即按此地址寄送)

訂閱：每月九册 一元三角  
半年五十四册 七元三角  
全年一〇八册 十四元

此單填寫後，請直寄本社，如願另紙書寫亦可。

## 述紀活生

## 洋車夫的生活

峯·雲·

夕陽沉沒於山顛，夜神展開它的魔力，把整個底宇宙，裝飾得漆黑。

慈惠的月光，揭去了夜幕，撒下銀灰色的光輝，喚醒了大地一切的死寂。

一間又破又矮的茅屋門前，坐着一個婦人；凌亂而稀疏的頭髮，罩着一副瘦削的臉龐，衣裳襤褸得露膚，懷中抱着一個兩歲的孩子，在打着極細的鼾聲，好像熟睡了的樣子；那孩子又黑又白的臉，映着月光，委實可愛。

她失望似的走進屋中，趁那從屋角射進來的月光，把孩子輕輕地放下，接着歪在他的身旁，唱着她的催眠曲。

屋中沉寂得可怕，四圍陰淒淒的夜風外，却好像隻身在荒島中，覺得異常的淒涼和死寂。

「嘩……嘩……」一輛黃包車拉到這破屋前就停下來，車夫的額上，深刻着皺紋，看去好像三旬左右，這就是她的丈夫，他一進門就咳嗽噴氣地向聽着的她道：

「他媽的，這拉車的生活，我真不能幹啦！做這種事，簡直連牛馬都不如，一天拉到晚，連休息的時候都沒有，兩條腿跑酸酸的，還要忍飢受餓哩！賺來的幾個臭錢，連養家活口還不夠

。況且拉車的時候，坐車的人踉着腿，吃着煙，哼着他的二簧調，要是走慢點，他總罵你走慢了。他是不顧你的狗腿疼不疼，只是催促跑快點，跑快了的時分，不是撕了人家的衣裳，就是踏斷了人家的茶館，不是……就是……假使給人家的東西弄壞了，就扭着你要你賠償，後來經磕頭求情，還要吃警察老爺的鈎腿腳，警棍，耳光……結果才算了事；這些人所不能受的罪，在我卻飽受了，我決計不能再幹下去。」

「唉！你受的苦楚，我盡都知道，可是除此以外，能有好的事業來維持生活麼？看你瘦削到這樣，要是有比這好的事業，那不更好嗎？要沒有較好的行業，只好暫時維持着忍受下去，以待將來吧！」

接着她又道：「你看你這孩子也漸漸一天一天的大了，這一來我們家中又要添上一張嘴，你要是不再幹下去，那麼我們豈不活活餓死嗎？」

「我的命真苦，真像是『前有牛刀架頸，後有鬼鬼臨門。』」

「啊！時間不早了，桌上還留一碗高粱粥，趕快吃點歇息吧！明早還要拉車哩！」

在第二天天將亮的時候，門外暮氣很深，那輛停在門外的車，早由車夫抖抖的拉着從霧中消逝了。

「徵友信集」指導你怎樣去獲得未相識朋友的友情  
「徵友信集」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

## 徵友信集

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份！

有熱情，有真誠，有坦白的自訴，有友情的安慰和學識的砥礪！

是一部最適合需要的，時代的新穎讀物！

本書經過月餘的收集，整理和編輯，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分，印行成書。相信是一部藉此未有的新美傑作。所有的文字都是出於數百青年男女的真實手筆。毫無偽飾的述訴着。他們需要友情，互助，安慰和鼓勵。是心的呼聲，同時也是心的共鳴！做書開看亦可，做數文看亦未嘗不可。確是青年男女應當人手一冊的有價值讀物。

每册售價一元外埠另加郵一角七分

各書店及報販均有代售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 生活的藝術

The Art of Living



André Maurois 原著 陳曠 譯 (27)

## 交友的藝術

對於某些讀者，一個小說家會成爲他們不曾見過的朋友，而使他們自己得救。一個人相信他自己有些異常，他總以爲他的感情是罪惡的，不合人情的。但當他讀到一本有價值的書，他忽然明白其餘的人也和他一樣，於是他的自信心又恢復了，他自己也安心了。他不再感到孤獨了。他的情感回到日常的生活，因爲其餘的人都曾有過這種經驗。托爾斯泰和斯登達爾小說中的主人公會幫助許多青年人克服了他們的困難。

有時一個人會將他的思想的指導委託給另一個他認爲在

精神上較他更爲有力的人。他表示敬意，而不爭論，他得到一個朋友，同時也得到一個先見。我自己很幸運得到一位法國的哲學家作我的先生，他的意見，比世上任何人的意見對於我更有重大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他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我並不是說，對於一切事情我和他的想法都相同；我們的理想各有不同，而且在幾個重要的問題上，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見解，但我却從來沒有中斷我對於他的精神的追隨。

理解一種教義必須有相當的信仰。慎重地去選擇你的師友，當你擇定之後，在你想要駁倒他們以前，先要努力去了解他們。若沒有信仰和忠實，就沒有友情可言。最近我聽說有一個在格倫諾布爾的商人，以孟戴理作爲他的朋友，他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他的衣袋裏總裝着他先生的一本書。我們都知道沙多布里昂，史登達爾、狄根思、和摩非爾（十七世紀蘇格蘭學者）在死後有許多朋友。你們不要躊躇來培植這種親密的交誼。爲了要和柏拉圖或巴斯卡爾交往，那些最機密的交誼，也要揭去他們的假面的。閱讀一本有價值的書就是一種洵洵不絕的對話；書在談話時，我們的精神在回答。

是一個作伴，也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有作爲的人物。朋友們在他的命令之下和他一同工作。在這裏友情的標準就更高了，他們並不因爲有共同目標而發生嫉妬心。大家都惡感，到了夜晚，很快樂地聚在一起談論白天的工作。苦樂均沾，患難相共。這種友情存在於軍官們的聚餐會，也存在于於圍繞李奧埃（法國大將）和羅斯福身邊的那羣年青人之中，主腦人不行他的權力，他也是一個相當於他的身份的師友，而且有時是很和藹可親的。

## 思維的藝術

我望了一眼我的書齋的窗戶，我的思想暫時和那彷彿畫在玻璃上的影像混合到一起了。我能看到那幾何畫形的陽台欄杆外面，一片紫色的樹林，包在那帶點藍色的巴黎的朝霧之中。天際丘陵起伏，連綿不斷，在瓦萊利恩山坡的樹林中，聳立着的教堂，有如黑杉所圍的弗格倫丁修道院。一羣燕子在薄雲的天空飛過。向幾架飛機在嗡嗡地迴旋着，這使我又想起了戰爭，想起了空襲，和夜裏警報的慘叫。於是

朋友，大家都認爲他是這個團體中的中心精神而尊敬他。

無論多麼大的一個社會，必須有夫婦家庭能存在，夫婦家庭就可以認作原始細胞。正如人體一樣，不但有結合及表皮組織，也有連接一切的最複雜的神經細胞，所以我相信我們必須認爲社會是由許多家庭連接而成的，而友情與讚賞就是那更爲複雜的神經細胞。所以精神的愛是在肉體的愛之中交織着，雖然比肉體的愛更弱更微妙，但若沒有精神的愛，人類的社會即不能存在。也許我們可以看到一眼愛情，信任，和忠實的神秘組織，這些就是維持一種文明的基礎。

了人類文明的死滅，羅馬帝國的末日，和那阿爾吉利亞海岸的一個小城，在三世紀的時候，這個小城極度興盛繁榮，但僅隔百年，就剩下了一片淒涼的廢墟了。

如此，我的冥想不僅是關於現在的事情，但也包含着遠處的幻影，重溫着歷史上的陳事，而且發展到將來的推測。我的心好像是一個內部的小世界，反映出那不受時空限制的巨大的外部宇宙。哲學家有時稱這種縮小的宇宙模型爲小宇宙，我們實際在其中生存的那巨大的宇宙爲大宇宙。（未完）

開演

### 真光電影場

勒泰伯羅 · 麗雯費  
合演  
橋 藍 斷 魂

今天

### 國泰

斯 瓊 克 勃  
(演主)  
魂 忠 塞 邊

今天

### 中央電影院

哈 弗 埃 維 羅  
蘭 薇 爾 絲  
人 美 山 江

## 載連篇中

## 舊家庭的叛徒

(四)

蘇捷

「因了家庭的阻止，因為種種困難，而使我更加強了出走的決心。因為有這樣的環境，而使我生長了自強的力量。因着妳，我的愛人，而使我對於人生發生興趣，這種種的事，都是促成我走向獨立生活的原素。瑩妹，記住，把困難造成機會是聰明人，傻子才把機會造成困難！」

「是的，我們都要作聰明人，來把困難造成機會！在艱難的環境裏，應練成我們堅強的意志！自強不息的性格，用以改進或應付我們的環境。只要我們努力做一件事，是必有效果的，我相信沒有白努力的事。」申瑩又在鼓勵吳洪了。

「雖然暫不能見面，但我們仍可互相通信。可是，瑩妹！我給妳的信用什麼名字呢？我想不用我的真名字，省得別人議論。妳看是怎樣辦好呢？」

「現在當和我通信的同學，只有一個是住在×埠的，名字叫呂梅，你來信就用她的名字好了，那樣如果別人看見你的信也不會起疑心。你到×埠去要帶的東西都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把我的東西能帶的都帶走，行李同書籍已於昨天夜裏整理好。今天午夜我要由學堂北角上的小門走出去，我已僱好了車子來送我到車站。由小門出去外面就是一大片廣場。廣場上白天人就不多，夜裏更少，不像我們這邊嘈鬧的，從那兒我就可以安然上路了！」

「那麼今夜我們還可以見一次面吧！」  
「可以的。不過我怕那時候妳我難免悲傷，再說那時媽媽打牌回來了，我們見面也不方便。鬧出破綻也許就走不成那時不就麻煩了嗎？還不如讓我自己靜悄悄的走吧！」

「好！就這樣辦吧！願你順利的到達目的地。」  
「瑩妹！我相信有妳的祝福，我是一定能平安生活下去的。雖然我們暫時離別，但這只是身體上的，我們的精神永久伴在一起，我相信我們的愛是永久的。」

「是的，我們的愛是永久的。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你可以準備出發了吧！」  
「我這就要去了！瑩妹！期待着吧！我們的希望不久就可以實現了！」吳洪站起來，想要走，但又留戀，由瑩的手都要被他握疼了。

「瑩妹！請允許我出發前末一次的吻！」兩人的唇接在一起，熱血在他們身體裏澎湃，他們緊緊相抱着，感覺到彼此心的急跳。

「我們的愛是永久的！永久的！」他們喃喃的說。不知是真是悲的淚珠在他們眼裏盈盈轉動。  
「我就要去了！瑩妹！」  
「已經是時候了！你去吧！洪哥！願你順利的到達目的地！我祝禱着你成功！」

「那麼我走了，記住，我們要把困難造成機會，再見吧！瑩妹！」  
「再見！洪哥！」

吳洪戴上帽子，大踏步走出去了。他沒有回顧一下，因為忍了許久的淚珠滾了下來。而申瑩呢！在吳洪去後，也忍不住哭泣。他們在談話時雖然強爲歡樂，彼此鼓勵。但兩人的心裏却難過到萬分。離別，本是易引起傷感的事，何況相愛着的人們呢！  
當夜，吳洪帶着悲壯的心毅然踏上他的行程。

當吳家發現吳洪失蹤後，他們在他屋裏找到一封信，裏面寫着：

「我走了，大家都不找我。我要努力求學以充實我自己，可是三番五次的請求還得不到家庭的許可。我只好這樣出走。我們的家庭一天比一天敗落，完全因為我們有祖產，活着的人又都是不學無術，飽食終日而無所用。祖產不保而家境日下。我不願看着我們的家庭這樣敗壞下去。這樣的環境對一個肯努力的青年，是太不合適了。要拯救我們的家庭，先要充實我們自己的力量。我是男兒，我有的是力量，依祖產生活而不事生產是男子的恥辱。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我要求學。所以我決心出走了。不到我有充實力量的時候，我是不回來的。最後，族人們！我請你們注意！專心一致的去努力經營我們的商業吧！不知道麼？我們店裏的人員屢次偷錢偷貨，這些欺負，原因是我們自己的疏忽和懶惰啊！振作起來吧！族人們！既使不能更增加我們的財產！但祖產總要努力保住的！」

吳家人們看到這封信，多數的人都認爲吳洪是在侮辱他們，也有幾個人感到內心的慚愧。  
吳洪的計劃果然順利的實現了。他考入××大學獎學金額。並且謀到一個校對稿子的事做。因為這樣的事在他課餘就可做。妨礙不了他的課業，吳洪興高采烈的步入那堂堂學府的大門。  
十月裏的一天，吳洪收到申瑩的一封信。裏面有這樣的話：

「洪哥，我所擔心的事發生了！我感覺出我的身體有了變化……腹部逐日高漲起來了！端午節的那件事竟造成今日的果。胎兒已經是有五個月了。我現在不敢起床；怕被別人看出。我的恐懼隨胎兒增長着。人言是可畏的，我應當怎麼辦呢？打胎嗎？我怎麼會！我怎麼忍得！洪哥！告訴我一條路。怎麼好呢？」

申瑩得到吳洪的回信是這樣的：  
(未完)

# 為誰鐘鳴？

(三)

## 第四章

他們走下山坡，到了洞口，從掛在洞口的毯子的邊緣，射出了一線燈光。兩隻口袋，放了一棵樹根處，上面蓋了一塊帆布。賈敦走過去摸了一摸，覺得帆布蓋在上面又濕又硬。在黑暗裏，從帆布底下他摸到，從縫在一隻口袋的外邊的囊裏，拿出了一個包着皮子的小瓶，順手就丟在衣袋裏。打開了鎖着每一個口袋的鎖，解開了穿到口上兩端的繩。他伸手進去摸索，用手查驗裏面裝的東西。在一個袋裏的深處，他摸著裝在小口袋裏的一堆堆塊狀的東西。這些小口袋被一件睡衣裏住。隨後他把穿口的繩收緊，又用鎖鎖好。他把手伸到另一個口袋裏去，摸著了舊爆炸機木匣的邊緣，帶著帽子的雪茄烟盒狀的東西，每一小圓筒都是用了上面的兩根短皮線纏繞着，（每一個都是他細心纏裹的，就像他童年的時候收藏野鳥卵的那們仔細）。手提機關鎗的柄，從筒上拆了下來，包在他的兩面背心裏。兩具小盤同五個針子都裝在大口袋裏的一個小袋內。小袋的鋼絲，同大袋的帶那皮鋼絲裝在另一個口袋裏。在裝鋼

絲的小袋裏，他摸著了他的幾把刀子，同兩具手搖鑽，為的是鑽孔用的。在他的最後摸到的一隻小袋裏，他取出了一大盒從高慈司令那裏得來的紙烟，重新把口袋紮好，把鎖鎖好，蓋頭的布片放下來，又用帆布把這兩隻口袋蓋好。安錫誤早已進洞去了。

賈敦站了起來預備跟他進去，又站住了尋思一陣，把蓋着兩具口袋的帆布揭開，把牠們提了起來。一隻手提了一隻，剛剛可以提了起來，他放下了口袋，把懸着的氈帘掀起來，彎了身軀，一手提了一隻口袋上的皮背帶，就鑽進了洞去。

洞裏溫暖多烟。靠着一邊擺放著一張桌子，牆上掛了一個小瓶，裏面點了一支牛油燭。桌子的旁邊，坐了白波，三個不認識的人，同那個吉潑賽人雷福，燭燭把每個人的黑影，照在了牆上。安錫誤就站在了一他走進來的地方，正在桌子的右方。白波的太太站在洞裏一角，壁爐裏的炭火旁。那個女子跑在她的身邊，正在撈弄一個鑊裏的東西，她把木杓拿了出來，目注著賈敦，此時賈敦正站在進門處。那個婦人正拉風箱催火，由火的閃

動，他看見了女子的臉，她的手腕同從木杓滴到鐵鍋裏的水點。

「你拿進來的是什麼？」白波說。

「我的東西，」賈敦說着就把兩隻口袋放下，彼此隔開不遠，就放在了距離桌子最遠的地方，洞裏面展開了的那一部份。

「放在外面不妥當嗎？」白波問。

「黑地裏也許有人會躡在上面，」賈敦說着走到了桌邊，把一盒紙烟放在桌上。

「我不願把炸藥放在洞裏，」白波說。

「離火爐很遠，」賈敦說。「吸幾支烟。」他用指甲划開了蓋上印了巨型彩色駝駝的紙盒的口，把紙盒推到了白波的面前。

安錫誤給他搬過來一個蒙了皮面的小凳，他就坐在桌邊。白波看着他，好像還要說話，隨着就伸手取紙烟。

賈敦把紙烟推到其他幾個人的面前。他却不用眼睛去看着紙烟。但是他看到了有一個人拿了幾支，其餘的兩個人沒有拿。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白波的身上。

「怎麼樣，吉潑賽？」他向雷福說。

「好，」吉潑賽人說。賈敦可以看出出來當他進來的時候，他們正在談論他。甚至這個吉潑賽人也是躊躇不安。

「她許你再吃一頓嗎？」賈敦問吉潑賽人。

「當然。怎麼不許？」

吉潑賽人說。說話的神氣同今天下午彼此間的友誼談笑，相差不可以道里許。

白波的妻子一語不發，仍繼續用風箱吹火。

「有一個叫奧古斯丁的說他在上面厭煩得要死，」賈敦說。

「那個要不了命，」白波說。「叫他死一會吧。」

「有酒嗎？」賈敦向着桌上隨意

的問，兩手放在桌上，身軀向前探着。「祇剩了一點，」白波淡淡的說。

賈敦決定了最好去探一探其他三個人的意向，看一看今天他自己所處的地位。

「這種情形，那末，給我一杯水。你。」他叫那個女子，「給我一杯水。」

女子看了看那個婦人，婦人一語不發，好像沒有聽見。隨着她走到了盛水的壺邊，給他倒了一滿杯水。她把壺送到了桌上，放在他的面前。賈敦向她微微一笑。同時他把腹部向後一收縮，坐在凳上稍微向左方轉一轉，為的是使他腰間皮帶上的一塊就到手。他伸手到了自己的衣袋裏，白波注視着他，他的手從褲袋裏出來，帶出來一個皮革包着的小瓶，他把口上的螺旋蓋擰開，舉起杯來，飲了半杯水，以後慢慢地由小瓶裏往杯中一滴一滴的傾倒。

「這種東西太利害，否則我就給你點嗎？」他向那個女子說，同時再向她微笑。「剩了不多了，否則我就要請你喝點。」他向白波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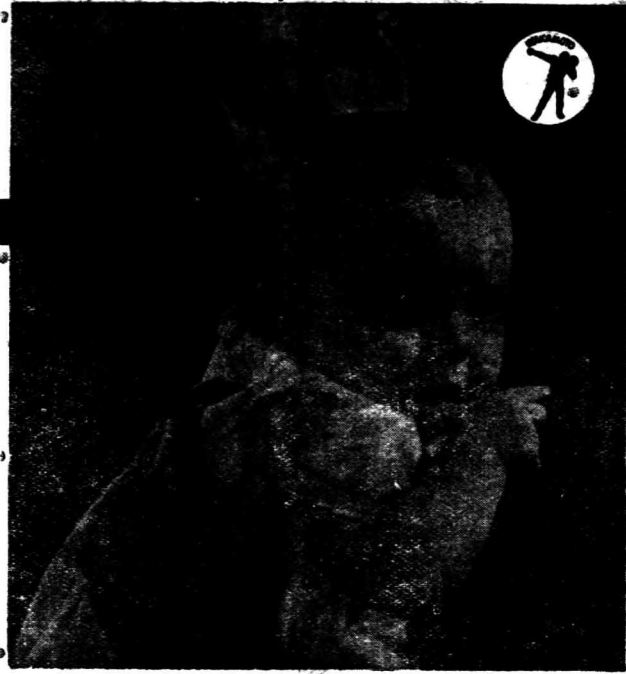
(未完)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新聞紙類

訂閱：每月九期  
半年五十四期

一元三角  
七元三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 子與父

「要好身體須  
條練，要好兒孫須  
強種。」由此可見  
，父與子是有密切  
關係的，父親虧弱  
，所生子女，一定  
先天不良。諸位讀  
者！你想要有一個  
肥壯健康的孩子嗎  
？請你先注意你自  
己的身體。這裏香  
訴你一個強身健體  
的捷徑，就是每日  
服用「若素」，「  
若素」乃滋補劑，  
不只療除疾病，且  
能給我營養，你的  
子女同時服用，當  
然更可避免「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  
的弊害。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三緯路

中瓶：三百片  
大瓶：一千片

# 胃腸 若素 營養